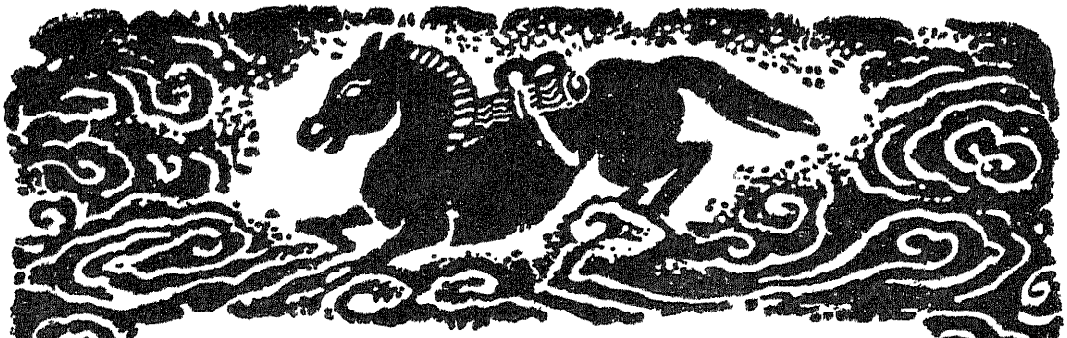
蒿庵閒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蒿庵閒話

張爾岐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貸園叢書及粵雅堂叢書
皆收有此書貸園本較早
故據以排印

蒿菴閒話卷第一

予既廢舉子業。猶時循覽經傳。每於義理節目外爲說家所略者。偶有弋獲。如咀嚼蹠肋。間得少味。不必肥胾大臠也。至聽人譚所聞見。亦時有切予懷者。並劄記之。如是者二十年。巾笥漸滿。今夏較錄成帙。將以貽好事者爲譚助。以其於經學則無關大義。於世務亦不切得失。故命之閒話焉。庚戌五月。濟陽張爾岐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其十翼之目。爲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繫辭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初無傳字。蓋當時既以翼名書。不須復加傳字也。其所謂彖本指卦下之辭。所謂象本指兩象及爻下之辭。所謂繫辭本統指卦爻之辭。而夫子所作之翼。即以爲標目者。若曰此所釋者經之彖。此所釋者經之象。此所統論者經之繫辭云爾。非直以所作之翼爲彖爲象爲繫辭也。此孔氏舊本也。漢費直始分彖象之翼。加一傳字。附各卦後。如今本乾卦。自大哉乾元至天德不可爲首也之例。此舊本之初變也。鄭康成、王弼、更分彖翼於卦下。象翼於爻下。增入文言。如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之。繫辭以後。尚自如舊。此易本之再變也。歷代宗之。即今十三經註疏本是也。程子作傳。亦據是本。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此易本之三變也。朱子所云未能盡合古人者也。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其序則周易上經、周易下經、彖上傳、彖下

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朱子以爲始復孔氏之舊。遂據之以作本義。彖象傳字。始於費氏。繫辭以下諸傳字。則呂氏所增也。永樂時修大全。以程傳本爲主。而分本義以從之。後來坊閒單行本義。亦用其式。已大非朱子之舊矣。何論孔氏。嘗私據呂氏所序定爲一本。藏之家塾。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

杜預左傳後序云。汲郡汲縣有發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於遠國也。據此說。晉時周易經傳。猶各自爲篇。則謂淆雜分附始於費鄭者。猶未可盡信也。

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簡易也。變易也。不易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穎達正義述用其說。愚以簡易變易皆順文立義。語當不謬。若不易則破此立彼。兩義背馳。如仁之與不仁。義之與不義。以不易釋易。將不仁可以釋仁。不義可以釋義乎。承譌襲謬如此。非程朱誰爲正之。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無可考。但周禮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愚意卦爻辭未繫以前。或只據卦名以斷吉凶。如乾之健。坤之順。屯之難。蒙之不明。需之宜待。訟之爭辨。當事簡民淳之日。只此一字。已足以決猶豫。前民用矣。降及殷季。情僞日雜。人之聰明亦浸不逮古。文王周公。不得不多設言語以告之。及孔子之世。文王周公之辭。人不能曉。於是作十翼以輔之。漢唐而後。雖有十翼亦不解。此諸老先生之所以皇皇作傳

作義也先儒不待解而明十翼孔子之前不待十翼而明文王周公之辭則文王周公之前不待辭而定吉凶可推知也此時爲之也

或疑聰明何以浸不逮古曰只是私心太勝如心所欲爲卦辭雖明說凶說不當爲亦認作吉若先不欲爲卦辭雖明說當爲亦認作凶若去其私虛己以聽何不逮古人之有

澳奔其机机卽几也唐石經及監本大全本並同近日讀者或譌作杌爲俗本所誤也

莧陸夬夬本義云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大全小注朱子曰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按註疏亦具此兩說其一爲一物者則云莧陸一名商陸竊謂言兩物近確嘗聞馬齒莧與鱉膠同食成鱉瘕雜和鱉肉同器藏之信宿化爲鱉左道刻章陸根爲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醫書又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搗末服之臥思念所欲事卽於眼中自見二物眞草木之妖異者其感陰氣之多可知小人倏閃變現鬼怪百出政相似也

孝經天子章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註疏以爲使人皆不敢慢惡其親近日說者又直作不敢慢人不敢惡人解俱覺未安夫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似謂天子愛敬其親必躬脩德行廣布仁恩不使天下之人惡之慢之也天子而爲人所惡慢則危及宗廟不得爲孝矣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人尙有惡之慢之者乎若作不敢慢人惡人解固脫卻二於字大非文理其以爲不使人慢惡吾親者求之語氣亦似多設一層也

女曰雞鳴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此詩人擬想點綴之辭若作女子口中語似覺少味蓋詩人一面敍述一面點綴大類後世絃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語敍景錯雜成文如此類者甚多湊洧、齊雞鳴、皆是也湊與洧亦旁人述所聞所見演而成章說家泥傳淫奔者自敍之辭一語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頓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據曾母投杼其爲梭無疑今齊語呼理經之具以竹爲之密如箄者曰杼不知何以差異至此

桑柔、爲謀爲毖亂況斯削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古來亂亡之主亦自有其深憂過防之事如秦之惡儒生漢之錮黨人宋之禁道學皆以爲萬世無窮之慮防閑距閉惟恐不至他如勤征戍急聚斂鰓鰓過計自謂遠猷卒之謀非所謀愼非所愼根本既撥覆壓將至恬然安處而不悟亦可哀也哉詩人之言可謂痲木處一痛針

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雨無正、責君子也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不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爲怒皆切齒之言身嬰小人之忌而不顧忘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爲委曲推索之詞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出忘其身謀並欲人之忘其身謀者也嗚呼事君之節備矣

黍離詩傳黍、穀名大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此偶誤也黍幹低小卽朕也豐年亦無過五六尺者別有一種蜀秫乃高至丈餘北人謂之高粱得無秫黍二字聲相近致此誤耶詩緝云黍有二種粘者爲秫

可以釀酒。不粘者爲黍。如稻之有秔糯也。此語更誤。黍有赤白黑三種。並粘可釀。未聞有不粘者。若夫秫之爲物。則正似蘆而高丈餘者耳。與黍迥別。王氏農書言之甚析。詩傳又曰。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今按稷與黍苗甚似。高小亦相等。唯不粘爲異。亦有赤黑二種。其曰粟也者。則誤甚。粟北土恆食。正名曰穀。穗圓長如管。顆粒附著不散。黍稷則穗並常蓩散垂搖曳。詩所以咏離離也。秔稻之鄉。種此者蓋鮮。容有未詳。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連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一氣讀。俗講云。惡不仁者。便是爲仁。誤甚。此矣字。語氣只略住。與其爲人也孝弟夫子之求之也。兩也字。宰予晝寢章兩與字並類。註云。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正以者字代矣字玩之。可知俗說之誤。宰予晝寢章兩與字平聲。皆低徊擬議之辭。當略讀斷。若急口讀過。無味矣。四書勿論註不可忽。卽其釋音。亦當一一細勘。

孟子或勞心或勞力一段。註云。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初學多疑四句所指。乃有誤以食人食於人爲孟子之言者。註蓋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緊承。故曰其爲古語。可無疑。獨下文四句。恐人誤認。故但註曰四句皆古語。其實古語本通六句也。

死徙無出鄉節。顧麟士云。達說講首二句云。死音徙者。舉無出鄉。而人懷舊土之戀。鄉田之治同。此一井。而人安共業之風同。井字亦稍作著力說妙。據此。則以上句言其變。而下句言其常。皆爲安土重遷。盛世之象也。愚謂此說未是。上句既云徙。是容有徙時矣。安得強之使常同井。且鄉大而井小。若鄉田而同一

井。更無是理。今詳語脈。首句自爲一事。重在無出鄉。第二句以下。自爲一事。所重在出入相友等。鄉田同井。乃喚起語。若云鄉中田之同井者。其出入必相友云云也。註云同井八家也。正恐人誤以爲著力語。故設此句。不然。誰不知一井八家。而朱子復云爾乎。

三里之城節。註云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趙氏古註云。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天時不如地利。趙註似長。邱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不待曠日持久而後有也。四字爲增設矣。

操則存四句。本諺語。鄉字平聲。趙註云。鄉猶里。以喻居也。孔疏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不有常時。莫知其所向之鄉。或有讀如向音者。失之。

周禮。刑官之屬。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世傳公冶長解鳥語。嘗疑其誕。不則特具異智神解者。今觀周公設此二隸。豈古來原有此種伎倆。可習而知邪。抑荒徼之人別有師授邪。若然。介葛盧解牛鳴。遼史載神速姑解蛇語。皆不足異矣。

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句云。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爲亦積功累仁之事也。今按通鑑前編。季歷在太丁帝乙之世。數立征伐之功。王命爲牧師。又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卽其勤王家之實。所謂王家。殷室也。功在殷而周遂日大矣。

旅酬下爲上章句云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各舉觶於其長者各舉觶自飲而酌以酬其長也而衆相酬者兄弟與賓各因其子弟所舉之觶而交錯相酬以徧也凡酬皆先自飲洗觶更酌以與賓賓受而不舉至旅酬則賓兄弟各少者一人於其長前舉觶自飲洗觶更酌以酬其長長受之少者復位長乃各取其觶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黨皆先自飲而酌以授之以次飲徧所云下爲上者只是一人舉觶爲飲酒之端耳讀者或誤以爲少者代長者酌酒儀禮中惟燕禮坐燕時乃有執爵者行酒餘並親酌無代酌法也

尚書蔡氏註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道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此段蓋明古今冬至日躔中星所以不同之故四分度之一者四分其度而得一分也如一度百分止得二十五分是也四分日之一者四分其一日而得一分也一日十二時止得三時是也天之腰圍名曰赤道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杪日行不由赤道別名曰黃道止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六十四杪一歲之策止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杪較之黃道尚縮一分三十九杪較赤道則縮一分五十杪矣故曰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也日在赤道南二十四度即爲冬至日在赤道北二十四度即爲夏至今歲冬至日之所在較前歲冬至日之所在尚縮數杪而已在赤道南二十四度矣蓋日之所行不在天體極寬處而斜絡于赤道之內故於經度未滿而已至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

處。積至數歲。其縮漸多。此古今冬至日躔中星之所以不同。而歲差所由立也。平運內轉二語。可稱簡妙。閏月定四時註。初學或苦難讀。略爲疏之。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者。歷家以九百四十分爲日法。一日分作九百四十分。以便布算。一歲日行之數。既得全日三百六十五。而又零此一日分之二百三十五分也。下凡言九百四十分日之幾者。並言全日之外。又有此零數也。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者。月不及天既有十三度而又零一全度之七分也。十九分亦度法將全度分作十九分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者。每會餘分四百九十九。十二會則共積五千九百八十八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者。置五千九百八十八分於此。而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除之。得六全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六全日之外。尙餘此數也。日與天會。多五日有餘。爲氣盈。月與日會。少五日有餘。爲朔虛。蓋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大較。盈者多於此數。虛者少於此數也。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者。合氣盈之數朔虛之數共得此數也。一閏再閏以至七閏。皆可自此積算而得也。

氣者。寒暑之氣。以日之歷天而生者也。如日在星紀。在氣極寒而爲冬至。日在鶉首。則氣極暑而爲夏至之類。前年冬至之日。到今年冬至前一日。日歷天一周。故曰日與天會。共得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多五日有餘。故曰氣盈。朔者月之始也。每月朔。月與日合。謂之合朔。此後漸離漸遠。至望而極。望後又漸行漸近。至次月之朔。復與日合。故曰月與日會。十二會僅得三百五十四日有餘。較三百六十日

少五日有餘。故曰朔虛。

或疑蔡註與詩十月之交朱傳日月右行之說不合。是殆各取布算之便。實不相妨。主日月左旋者。言日月不及天之度也。主日月右行者。以日月不及天之度爲右行過天之度也。且朱傳亦但約略言之。他日解正蒙閏餘章。卻與蔡同。知當日原不專主右行之說也。愚意若言日月右旋。則日月當附天而行。若言左旋。則日月當各乘一機而不附于天。疏義云天道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則日月固不附天矣。日月不附天。則左旋說爲長也。

趙宣子囚叔向。樂王鮒欲爲之請。叔向弗應。室老咎之曰。祁大夫必能免我。祁大夫卒免之。其知人之明。處變之度。不待言。至一段守身經國遠識。更不可及。鮒小人也。小人不可與坐緣久矣。況受其脫囚之惠乎。受其惠而與之爲異。彼必有辭徇其所欲。又將失己。君子之受制小人身名坐隳者。皆自一事苟且階之。叔向寧不免其身。必不肯受小人之惠而爲所制。大臣之識也。

秦醫和曰。夫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爲內熱惑蠱之疾。以女爲陽物。蓋對飲食鬼物諸可致病者而言。以其生氣所聚。故爲陽物。情焰內熾。煖觸外鑠。兩火合炎。發爲內熱。內熱所焚。智水自竭。燕昵日牽。志敗神奪。此惑蠱所由來也。以爲晦時之咎。則鑿說也。

太極圖或以爲得之陳希夷。或以爲得之僧宗元。此皆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此圖卽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己性起滅世界。豈肯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

神發神仙家亦止言葆精鍊氣方欲絕棄聖知搥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竊議其不然天之福茲一人者亦欲其錫福衆子耳福彌大者責彌重責彌重者憂彌深若曰厚吾生己也天豈以君相之位爲私賞哉

王摩詰與魏居士書云近有陶潛不肯把版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摩詰見解乃爾據此而推鬱輪袍非誣也當其把鄭虔手灑涕咏凝碧池頭之句與夫囚首聽處分時迴想柴桑老人曳杖訪親知風味孰慚孰不慚

古人上衣下裳婦人則不殊裳儀禮昏禮純衣賈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註云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所謂連衣裳蓋如深衣之類後世以有衣無裳爲男子之服殊衣裳爲女子之服不知始自何時四五十年前野老聚會猶有上著短衣下曳布裳者自道袍盛行而此種遂不見矣

齊河張如命解聲律嘗言洞簫最下貫繩一孔乃聲音所自出簫之善否全在此近見傅占衡作洞虛子傳述簫工之言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此其利病最要處二說合符乃知如命於此道眞有領悟也長清張非聞嘗病王子魚言律呂之非與李振之所言合如命又每言振之類

宮禮樂疏笙琴諸譜俱未是聲音之道天地間自有解人若萃處而徐議之古鐘律可考而得也

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棄以爲榮古人往來書疏例皆就題其末以答唯遇佳書心所愛玩乃特藏之別作柬爲報耳晉謝安輕獻之書獻之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觀此知漢人藏陳遵尺牘愛其筆畫非取文義也又古人名刺既相見後亦還之魏野留富鄭公名刺作山家之寶亦以鄭公故非通例也王荊公投老後訪人常以金漆版書名紫綾囊盛之

寸楮往來始於崇禎年以嚴禁請託於投揭爲便也唐李涪云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啓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蓋事出一時沿易不改觀李氏此言乃知其非盛世事也

宋寇萊公準頗豪侈以功業甚盛人不之非魏野贈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反語示諷耳比使至賜晏歷觀座中問譯者云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蓋誤以此語爲眞也

宋錢惟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奸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盛度爲知制誥草責辭云三星之婿多咸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今人多以連姻貴顯爲榮不計其人賢否援爲譜牒之重抑知古人所唾之詈之以爲趨炎附熱之左證者卽在此乎

古人命名取別甲乙而止無他意義其不以隱疾不以日月不以國邑山川求爲易諱而難犯也未嘗有因姓爲名者唯優名乃時有之如郭門高敬新磨之類近日士人乃以此法命子不知其非取義既隘族

姓繁多者。動輒相犯。至有不復立名者。亦習俗之一失也。

字以表德。尊名。其依名立義。自古已然。近代字外。復有別號。或出自學者之所標目。或本人自有寄託。或以地。或以德。或以山水。皆與名與字無涉。容有義稍相近者。亦出偶然。非定例也。數十年來。又專傍字義。轉取別號矣。

更鼓。初更無前二點。五更無末二點。世多穿鑿之論。實或不然。古人分刻置漏。晝夜各五。晝則爲朝、爲禺、爲中、爲晡、爲夕。夜則爲甲、爲乙、爲丙、爲丁、爲戊。日入後卽爲甲夜之分。然尙可辨人。又歷三刻。天乃正暝。日未出三刻前已辨人。然尙屬戊夜之分。五夜分段。雖各有五點。辨色之頃。自可不用惕號。故前後各闕其二也。

康熙甲辰夏四月廿三日。隕霜殺麥。先一日。大風霾。微雨寒慘類初冬。至五夜。星月皎然。已隕霜矣。三日後。麥芒漸白。掀視但空稃。唯近人居者。林木下者。道旁三四步內者。皆成實。以近人居氣稍煖。林木下得蔭蔽。道旁塵坌滲寒液故也。後見王氏農書云。晨起田間煴火。令烟徹隴畝。可以辟霜。又聞用人曳長繩。往來振麥上。亦可免。惜當時不及知耳。

時憲歷法。西洋人湯若望立。卽利氏學也。利氏入中國。同至者數人。湯其一也。所立法未之聞。據頒行歷日。其與舊歷不同者數事。一者。推算太陽出沒。節氣時刻。各省早晚不同。此里差法也。元耶律楚材以西域與中國相去之遠。立爲里差以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歷。是元已立里差法也。又唐命僧一行正歷。

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諸處分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强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六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三尺三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去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六寸三分極差十度半是唐人已用里差矣一者晝夜九十六刻亦非創立大統歷雖云百刻實每時止八大刻時首時尾各一小刻晝夜大刻九十六而小刻二十四六小刻折作一大刻故曰百刻時憲歷蓋以每時八刻起算而略其小刻也李振之云減去餘分以便起算梁天監中作歷曾用此一者每月初交中氣日躔即到本宮如雨水之日日躔娵訾之類大統歷則不然或其所定各宿宮分度數不同亦自無害於理歷代歷法宿度各有損益未嘗相仍也其最駭人耳目者嘗移參之後予初亦疑之及見湯氏星圖解云諸宿皆微有動移歲月不同積久斯見觜宿距星漢落下閎測得二度唐一行宋皇祐元豐皆一度崇寧半度元測五分今測之不啻無分且侵入參宿二十四分知其所以易置二宿者本之測驗非苟爲異也歷之爲道隨時變易求合天度而已

漢哀帝時用夏賀良之言漏刻以百二十爲度至謂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誣誕甚矣韓文公記夢詩百二十刻須臾閒即用此事漏刻可增固自可減也

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歷辛巳來貢耶蘇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嚴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舶髡首袒肩

人以爲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一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實義。同至者。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爲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攜書七千餘卷。並未及翻譯。所言較佛氏差爲平實。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牲。專以闢佛爲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答虞德口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其徒爲耶蘇教會者。男女猥雜。幾與白蓮無爲等。大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爲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要之。歷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若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耶蘇教。每月數日祀天主。剪牲陳饌。隨其所有。質之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之義。僭甚矣。或曰。貴賤雖殊。皆乾父坤母而爲之子。先王制禮。乃大有限制。諸侯而下。皆不得伸一獻以答生成於心不有歉乎。曰。不然。天子之所立澤而陳者。皆四方郡國之筐篚。田野細民之拮据也。賤者修其物。貴者修其儀。普天之下。固未嘗一人不祭天地也。辟之事親。亞旅耕田。牧者豢羊豕雞豚。庖人司烹宰。婦孺潔器具。冪酒醴。奉而進之二人之前者。宗子主婦而已。餘人未嘗輒得至前也。苟欲事天。士大夫各勤其職。庶人謹身節用。以供王稅。於義備矣。因是而推。斯民和樂之氣。即爲德馨。怨恫之聲。即爲腥聞。諸吏之浚民自養者。即盜竊天地神祇之牲牷粢盛而食者也。利固是解。人當時何不以此告之。

月令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於季冬又曰凡在天下九州之內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所謂出力獻力賦稅是力非親祀也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臺下祭畢收藏內庫此卽古帝王與天下九州共事上帝之意

趙緣督有測經度法測緯度法皆不用渾儀詳具革象新書利氏測驗更爲便巧如渾蓋通憲簡平儀測倒正影法各有成書其測北極高下法則指顧可辨者其法云用平圓板一面或銅或木務要平整愈大愈佳中掛一線線端綴一丸子以取其直中心畫十字線此直線卽天頂也橫線卽地平也此線以上爲地上從中心以規運一大圈以當天之圓體十字開均作四停每停刻成九十度共刻成三百六十度用時只刻一停九十度亦足矣如板式寬大再每度分作六十分更妙也中心定一量天尺可以旋轉者中界直線兩頭刻去一半以看度分尺上離心各三寸置兩耳耳中各鑽一小眼路要兩眼直對可以透望夜對北極望之看在地線上幾十度卽知此地北極出地若干度爲此地離赤道若干度

歷頭有二社三伏本皆古人時祭之名特標授民使於某日社某日伏也社卽王社國社之屬月令仲春之月命民社是也伏祭始於秦史記秦本紀云德公二年初伏正義云六月三伏之節秦德公爲之故曰初伏又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卽其事也近日伏祭已不聞舉行民閒春秋醵錢祠醮猶名曰社但用之梵宇叢祠亦未有知報地德者失本意矣解伏者云火氣猶烈金遇之而伏但推其義而不指

其事義於何附。

俗節飲酒。皆古人祭祀之期也。酒誥云。祀茲酒。古人無泛然飲酒者。率皆祭畢而後飲。祭有常期。故飲亦有常時。後世祭禮廢而飲酒如故。遂成俗節。如元宵始於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以昏時祠到明。後世倣以爲燈節。春祇秋報。率以仲月。因有中和節、花朝、月夕之飲。三月民間有上墓之祭。因有清明之飲。五月五日弔屈原。因飲端午。近代因祭關壯繆。飲五月十三。夏至冬至。並時祭常期。夏禴祭薄尙聲。故飲酒盛於冬而衰於夏。九月祭禰。故飲重陽。伏祠磔狗。意主禳除。七月十五伊蒲之供。出於佛氏。皆不立飲節。臘蜡祈年。並於十二月而聚會飲食。亦於是月焉。古人因祭而飲酒。後人崇飲而忘祭。不勝三代末逮之感。

沈龍江文雅社約云。灌獻自兩事。今人乃混而爲一。不野於禮乎。又云。元旦家家以薄幃卓上覆爲席。中設天地神牌。祭以酒果。其意雖善。卻僭分。今擬止設香案。行四拜禮。不更陳一物。稍於人情爲近。而禮亦無防。此二事。吾鄉人恬習之。嘗以爲非。而人莫之信。得此約爲佐庶悟也。

洪武中。降御製民間祭先祝文。不特增人霜露之感。其痛切沉至。直通幽冥。眞聖人之言。非文字工拙所可量。乃民間鮮知而用之者。因錄之。其文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闔門眷屬。告於高曾祖考妣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撙節飲食。或憂近於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於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

日者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節屆春夏秋冬天氣將溫熱涼寒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殽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尙享

禮夏祀竈今以季冬雖與古異實本功令乃云竈神於是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設糕餳酒脯之屬以送之名曰辭竈愚誣之甚蓋惑於晦日上天之說遂誤以祠爲辭耳

明初祀關壯繆公稱漢前將軍萬歷末內出金牌書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外祠醮三日太常祭祀則仍舊稱天啓四年部覆得旨稱帝見帝京景物略吾鄉邢信卿先生云未出金牌之先京師緇黃喧傳有此封號宦者入內言之上曰此殆天意遂有是命

志稱馬超已歸先主而猶呼其字關羽欲殺之先主曰人窮歸我殺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伏刀立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立也乃大驚明日嘆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關張之於先主恩若兄弟而嚴於君臣之禮如此此千古之所以心折於二公也鄙俗廟祠三義先主居中關張左右並儼然南向坐舍君臣而言朋友鬼神有知肯安居否

帝京景物略云按稗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像仆童溺盡女淪於池宋眞宗東封還次御帳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爲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劉語似有所據然仁聖帝號宋眞宗所加非漢故號也順治甲午或於泰山得玉印一獻之官徑四寸許文曰天仙昭監疑是封元君時物嘗見其摹本字畫近拙

泰山高四十里。其說本之漢官儀。云自下至古封禪處四十里。至天門。郭璞書又云。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步。山東按察司張五典獨驗其不然。其泰山道里記云。予再陟其巔。知不若是之遠。乃立一法量之。其法用豎竿一根。長一丈。刻以尺寸。竿頭置一環。用橫竿一根。長亦一丈。當中置一環。兩頭皆五尺。取其輕重相稱也。以繩繫於橫竿之環。而又穿於豎竿之環。牽其繩之尾。則橫竿可上可下而不失其平也。於是以豎竿所立之處。視橫竿所至之處。則五尺爲一步矣。此以量其遠近也。每量一步。若在平地。則橫竿由端以至豎竿前後俱著於地。若前高後下。則橫竿前著於地。而後懸於空。視竿所懸處至地尺寸若干。此以量其高下也。又置一格眼冊。每葉用三百六十格。每量一步。則塡一格。平地則於格內塡一平字。其高若干尺若干寸。亦於格內注之。塡完一葉。則是三百六十步爲一里。其高則累尺寸而言之不爽也。屬盛州守轉委巡簡張嘉彩如法量之。由山下至絕頂。凡量四千三百八十四步。而紆迴曲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內除倒盤低十八丈五尺七寸。低高數外。實高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折步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平高共積五千一百二十步有奇。實一十四里零八十餘步耳。昔人所稱四十餘里者。果何所見哉。由此而推。天下之不可盡信者。殆如此矣。量山之法。世亦有用表影勾股積算者。不如是之確而可據也。千古臆斷之謬。一朝訂之。洵一快事。且其一時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

泰山有一淵。每禱雨沉牲一。善沒者取輒食之以爲恆。一日入水。移二時乃出。持其父兄泣曰。初入時。得一雞。引繩貫之。遍索猪首。不可得。潛行至西南隅。失足墮穴中。乃又一淵也。浮上求出。頭輒觸石。據地潛

行大乃不可窮且浮且捫良久得所從墮穴口浮而上如升層樓矣記言重淵九淵沒者所墮殆其類也章邱諸生王如元庚午歲試寄宿其家親見之

終始五德之說本無確據大明集禮云國家以火德王故樂不用羽卽墨王邦直云本朝土德色尚黃當用宮徵商羽四調而去角洪武正韻以東字爲首角音也非所宜後禮部韻會改以公字爲首則宮音矣集禮本奉勅編纂而王說相左如此漢家自謂堯後火德旗幟皆赤而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乃上書云方今土德時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事頗相類

律呂之說古今聚訟前代所疑多在尺度之短長有明自李文利而後律數多少更多異同以九寸爲黃鐘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者歷代相承之說也韓邦奇、王廷相、主之以三寸九分爲黃鐘益六分而爲大呂以下乃九分遞益以至九寸而爲蕤賓蕤賓損六分而爲林鐘以下乃九分遞損以至四寸八分而爲應鐘者李文利、黃積慶也以三寸九分爲黃鐘九分遞益以至仲呂仲呂益六分而爲蕤賓九寸自蕤賓九分遞損以至應鐘應鐘損六分而爲黃鐘者王邦直也至瞿九思則又槩斥其說以黃鐘爲九寸而損益之法乍多乍少自以爲稽之歷數驗之晷影無不合符於是諸說紛紛莫能畫一矣因爲圖著其異以俟能折衷者

韓邦奇

王廷相

黃鐘九寸。〇九分之寸。釐毫同法。

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太簇八寸。

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姑洗七寸一分。

仲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蕤賓六寸二分八釐。

林鐘六寸。

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南呂五寸三分。

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應鐘四寸六分六釐。

李文利

黃積慶

黃鐘三寸九分。〇十分之寸。下同。

大呂四寸五分。
太簇五寸四分。
夾鐘六寸三分。
姑洗七寸二分。
仲呂八寸一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四分。
夷則七寸五分。
南呂六寸六分。
無射五寸七分。
應鐘四寸八分。

王邦直

黃鐘三寸九分。
大呂四寸八分。
太簇五寸七分。

夾鐘六寸六分.
姑洗七寸五分.
仲呂八寸四分.
蕤賓九寸.
林鐘八寸一分.
夷則七寸二分.
南呂六寸三分.
無射五寸四分.
應鐘四寸五分.

雚九思

黃鐘九寸.
大呂八寸七分.
太簇七寸九分.
夾鐘六寸九分.
姑洗五寸七分.

仲呂四寸七分。
蕤賓三寸九分。
林鐘四寸二分。
夷則五寸。
南呂六寸。
無射七寸二分。
應鐘八寸二分。

明初學者宗尙程朱。文章質實。名儒碩輔。往往輩出。國治民風。號爲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爲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啓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註者。傳以爲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爲上駟。俚詞諺語。頌聖祝壽。喧囂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邪。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紫陽者近二百年。一旦以爲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知矣。罔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爲設一喻。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鄙。

明修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爲總裁。眞千古僅事。天子不嫌其布衣。而畀之纂述之任。諸大臣詞臣不以其布衣軋己而安處其後。使展其能。濟以布衣使君相忘己而聽之。天下能文之士。不聞有異議。皆不可及已。

明朝寶鈔之制。用綿紙。厚如錢。色青黎。外用墨欄週界。界內上端橫書大明通行寶鈔六字。其下復爲龍文欄界。寬寸許。中一橫墨線。界爲兩方。上方橫書壹貫二大字。字下畫錢索之形。兩旁篆書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八字。下方細書七行。書云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貳百伍拾兩。仍給犯人財產。洪武年月日識。以兩朱印印文不可辨。背面下截爲花文欄界。內橫書壹貫兩大字。字下亦爲錢索形。上截空處。亦識以一朱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制並同。惟橫書字錢索形各如其數。嘗聞之一木工云。鈔正面墨欄之長。卽鈔尺也。墨欄之一長一橫。卽民閒市尺也。語似有本。

世傳明鈔用大學生課本倣紙爲之。其青黎色。是紙墨雜合所致。按宋孝宗造湖廣會子。亦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毀抹茶引應副抄造。以宋例明。當不誣。

夾漈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爲廢。按泉字篆文。古錢狹長之形似之。刀器則邪銳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外有周郭。蓋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圜法則以圜函方。卽今錢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畜之者。又

王莽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閒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莽好優孟古人疑古布制如此而莽倣爲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及禮記子碩欲其賻布之餘具祭器孟子廛無夫里之布諸布皆鑄金爲之者非與帛爲類之布也

文獻通考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以周郭以勸農贍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大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一尺二寸矣則周尺之長止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天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徵也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非元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數輕重大小其以年號爲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倣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年號其一代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止用唐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寶爲文唯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元則文曰皇宋通寶不欲字文重複也自是而後錢文以年遂爲定法矣

唐憲宗時商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此卽鈔法之始但商估與富貴人私爲之宋初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換朝廷始置務給券其時商人齎券入

諸州。當日給付。不得留滯。違者科罰。此法實便。公私所爲鈔者。錢券也。至執券而給錢不時。則鈔滯矣。甚而無錢可給。則鈔虛矣。再甚而以虛鈔爲實錢。則鈔不得不廢矣。

朱子社倉記。言社倉利害甚悉。然有不能得之於今者。其時皆有賢士大夫爲之主。或請官粟。或發私藏。如金華縣則潘叔度出家穀五百斛。建陽縣社則魏元履借穀于常平使者。建昌吳氏社則吳氏兄弟發私穀四千斛爲之。其法夏散之民。至冬而償。平歲加息什二。小祲弛其半。大祲盡弛之。數年之後。子什其母。則息可遂捐。此法誠善。然積多歲久。一不得人。弊自此起矣。今既無所得粟爲當於秋熟時。鄉里各自結社積穀。各推一人同其斂散。爲長吏及鄉先生者。時加奬導而不與其事。亦足以備凶荒。安鄉土矣。

林次崖荒政叢言。屠緯眞荒政考。於救荒之道。可稱詳盡。萬歷乙卯大饑。吾邑趙令君奉行官糶之法。以故穀價不至大貴。崇禎庚辰。吾邑以抑定官價。粟不入市。民潛持錢入米商家。倍直求之。斗米暴增至銀一兩二錢。正犯二書抑價之戒也。蓋官粟在市平糶。則藏粟之家。欲高其直而不能厚待米商。至者日衆。穀價將自平。亦無事于抑。此吾邑所以頌趙公德不衰。而歎抑價者之有心斯民而謬於計也。

庚辰。嘗與耕者偶語壟上。予曰。粟貴如是。幸未有道殣。耕者曰。官粥之旁。當纍纍矣。予駭其言。其人因備言官粥之害曰。遠來多道斃。聚食者多染疾。此易知也。至於粥廠開止有時。有足甫及而粥已罷。不沾一粒而死者。有食粥粥罷無歸而死者。饑腸久虛。熟粥下咽。亦往往立死。官人止以能捨粥爲恤民。此等豈盡知乎。又曰。煮粥不如散米。人得米雜以糠菜。一人一日之粥。五口一日之食也。在司牧之有心斯民否

耳。其言多與林屠兩書合。

又嘗與一先輩語曰。民困矣。當權修城。令得博食。先輩駭之。方定官價時。邑人多稱善者。乃知荒政大非易事。留心斯民者。所當熟思而豫計也。

嘗言兵革之禍類傷寒。死生在晷刻。防禦固難。而倖全者亦時有。饑饉之災類疽癰。氣息雖屬。而盡期可以豫定。苟非國手。未易使之起也。故有心經濟者。城守荒政。並是要務。

宋人遇凶歲。多籍民之大壯者爲兵。恐其去爲盜也。後來多游惰竊食。不得其用。歐陽公原弊論極言其害。予思籍兵亦救荒一策。但不當令坐食耳。若以其坐食之費。人授之田與牛與食。略倣井田之法爲之。稽斂三時在田。冬月集而教之。既脫民於溝壑盜賊。而又野無失農之害。籍有得兵之利。庶可行也。惜無繇起歐陽公而質之耳。

庚辰後五六年。民間畜牧幾盡。牛一頭直二十金。大者至三十金。貧者相博而耕。率六七人曳一犁。日三四畝。已困憊矣。或以一牛曳穫子。其制似耬無斗子。而一足。日亦可二三畝。發土恨淺耳。漢趙過爲搜粟都尉。平都令光。教過一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傭輓犁。率多人者日三十畝。少者十二畝。以故田多闢。此與近事頗相類。意其輓法必別有便巧。不然。日安得至三十畝乎。宋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之。踏犁制未聞。又西洋人耕之法。亦莫可得而詳也。

華亭海防議云。廣中所產鰾膠。形如掌大。堅勁異常。與浙中所產不同。用釘連綴。施於木架。製爲防牌。鉛

子殆不能透。如果不謬。亦衞民一器也。武備志載唐猊鎧法。用透骨草五觔。蘿蔔子三觔。清水百觔。煮二百沸。去柤。入陵鯉鱗五具。大同鹽三觔。朴硝三觔。番磠半觔。硝石五兩。前二味汁內。封鍋同煮。令烊如飴。傾瀉木片上。如牛皮厚。爲柳葉魚鱗之形。乘軟穿小孔。俟冷乃綴成甲。此亦廣中鰾膠之類。

桓臺王大司馬輯火經。言隨時改火。人不病火症。鳳尾焦可厭火災。

一跛者自言中秋飲酒醉。時新黍登場。就臥其上。遂足軟不能起。或云。藉濕黍穰成骨軟病甚多。不皆因酒。

醫書言。男子周身三百六十五骨節。上應天度。女子則無頂威骨一。此骨此髖前左洞骨一。右棚骨一。二骨在鳩尾上。初步骨二。在二足底後。乃正三百六十骨也。俗傳男子三百六十節。女子二百四十節。臆說耳。若信少一百二十節。尙得爲具體耶。

有市醫以滾痰丸治一老人致斃。其子將鳴之官。醫出前藥對衆颺言曰。前所餌。與此藥形味不異耶。其子曰。不異。醫曰。此藥甚平。何能殺人。殆天命耳。不信。吾當自餌之。因立吞一掬。其子去。明日醫已死矣。蓋青蒙石煉製不易。而大黃、沉香、並墜人元氣故也。丹溪亦言一人發疽後虛損。其人自以爲風。煆青蒙石合白丸子料。飲之而斃。青蒙石之不可輕餌如此。近見酒人服滾痰丸以爲快。亦太輕易矣。

崇禎十四年。宿遷有估客載黃豆一船。約五百石。一夜。盡生黑文作人面形。耳目口鼻具備。人或種之。所穫亦然。時王俞之避地宿遷。親見之。

天啓二年京師創首善書院鄒吉水馮三原兩先生及諸君子講學其中御史倪文煥承崔魏風旨疏請碎碑毀先聖主焚經籍其言有曰聚不三不四之人說不疼不癢之話作不深不淺之揖嗽不冷不熱之餅書院遂廢嗟乎彼何人斯亦安足責獨是數君子不能安靜俟時以銷羣陰乃輕露聲光逢其畏忌至於黨禍大起邦國殄瘁痛哉

武定袁熙宇化中先生熹廟時以御史劾魏璫下獄死方其初第所識一老諸生與一豪胥同時請見先生令門者分別延入豪胥先揖令升階不交一語送至階下徑返乃延老諸生走迎握手道故流連移日送門外候跨塞去乃返卽此一節已見風規矣

費縣王左海雅量先生萬歷甲辰進士知長治縣時縣有死於塗者衆疑少年某所爲執而訊之卽誣服已以當死移讞臬司矣復獲殺人者左右言前旣以某抵法白臬司此當縱舍不治以覓前獄不然恐其失聽獲譴不細先生曰柰何自愛其五斗而使無罪者銜寃就死地爲速具移吾寧以不明甘白簡耳遂自請立出前少年而以眞盜抵法中丞直指愈以爲賢交章薦之後以御史按遼左告歸樂陵張念山先生潑初名自悟知曲周縣未諳治體或以書揭縣門曰自悟不自悟貪酷憑你做自悟若自悟官久自然富先生得書續題其後曰自悟今自悟是後廉潔自厲多惠政歷官至御史中丞二事並王俞之所聞前輩處過如此眞不愧古人

萊陽蘿石先生庚午入賢書時其叔父諱廟樓翁至濟南看之因過濟陽訪邢慰山先生邢從容問曰君

家兩猶子並秀一時。究當孰勝。曰。奮手足邀時會。第不如泰若夫嚴氣直情。履繩踐墨。第也獨矣。當時先生之見信家庭者如此。後十五年而盡節。乃知此事非取辦臨時者也。

濮州葉廷秀潤山先生。崇禎朝以言大臣忤旨。謫戍福建某衞。甲申賜還。未至而明亡。著道士服。往來叢祠佛舍。不歸視妻子。或言及國事。輒流涕嗚咽。至戊子尚未剃髮。坐法死。

蘇壯□□先生。亦濮州人。明亡。約□部尚書張某同死。蘇之女先許字張之孫。張謂其僕曰。寄語親家翁。死節誠好事。尚須看顧兒女過活。不能相從也。信欲死者。當往迎孫婦。未幾。蘇遂死。而張委質。

濟南衞指揮李興邦字振宇。甲申聞變。慟哭易服。誓以死殉。持刺遍辭所親。或以官卑無社稷責勸之。曰。官雖卑。亦官也。況世戴國恩。敢不盡節。遂不食。僞權將軍至濟南。官司出迎。李聞炮聲。問故。捌牀大慟而絕。

嘉靖初。桂萼上言。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脈也。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教與養皆病矣。臣治縣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者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射禮。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壁畫。令其通曉。閒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讀堂。

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文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卽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鼙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略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弟子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脈。養其耳目心思。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此疏在當時未聞能行與否。養蒙之法。理當不易。

昏禮以昏時行之。取陽往陰來之義。如吉期在丁。至丁日之昏。方往親迎。新婦入門。卽行合巹之禮。明旦。婦見於舅姑。於儀節甚順。近日山東以丙日之昏往迎。丁日盥旦入門。三日始見舅姑。名義既不協。禮節亦有未安者矣。

婦人跪拜非古。于文定公筆塵言之頗詳。按喪大記云。夫人弔於大夫士。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顙。婦人拜跪。其來久矣。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氏云。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又云。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觀此。則婦人肅拜之外。自有手拜、稽顙二種。但不當用之吉事耳。周天元後。始混施無別。明代命婦人朝賛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跪叩頭。雖猶存古意。質之君賜肅拜之文。已參用近法矣。

典籍旣繁。道術亦裂。學者各以所好爲勝。主奴汙附。不僅佛老吾儒之出入已也。嘗以飲食喻之。可知決擇。六經四子五穀也。人待之以爲生。不可一日無者也。傳註疏解蔬茹鹽酪也。食五穀者所必資。不得之。無以利喉爽口。性理通鑑。穀核也。穀核可以備味助養。而不爲食主。二十一史諸子之爲儒家言者。穀核之待烹飪撰攢者也。詩賦辭說。茗香也。備之足以快意。廢之未爲甚闕。書義。酒醴也。酒醴雖五穀所釀。漸遠本味。而又易腐敗。以供獻酬。固不可闕。耽之者或至廢日失性。雜家及二氏。藥餌也。役之有沉疴者。立見起色。然過劑則轉生他病。或致殺人。若夫幻怪淫豔之書。興妖導慾。獎惡敗俗。則鴆毒耳。糞穢耳。豈堪近人。

王荊公父子並好老子。各有注解。荊公喜紛更而又好勝。與無爲不爭之旨正相反。而好其說。何也。呂惠卿亦作道德經傳。元豐元年表上之。似當時好尙如此。李耆平遺書云。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跡惠卿所爲。不知所悟者何等性命。令人發笑。嘗歎佛老宗風高潔。而文士之得罪名教者。往往逃入其中。以自掩飾。二氏亦樂借其華辨。以爲門戶生色。不知適納敗闕耳。使瞿曇老子之宮。金鑄惠卿而嚴事之。人不掩面反走耶。

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爲墨。亦據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止是攝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兼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遊詩。大以富貴相誇誘。至云酒場舞閨妹。獵騎圍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送高閑序。爲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

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關進爲勝。於一死生。解外膠。皆不類儒者。竊計文暢輩亦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矣。

唐杜鴻漸死。以僧服殮。宋王旦臨終遺命。髡首披緇。近日鍾惺臨終。亦命剃染。自定釋名曰斷殘。皆好異之過。

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

天啓中。濟南盛傳呂仙自敘傳云。是殷文莊葛端肅得之乩筆者。傳云。呂仙本唐宗室。避武氏之禍。挾妻而遯。因易呂姓。以山居名岩。字洞賓。妻又死。號純陽子。攷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似有可據。然何大相異也。近又有瑤華帝君傳。云韓湘乩筆自敘。乃直隸人所傳。以退之爲叔父。亦良怪異矣。

六祖衣鉢。傳自達摩。藏廣東傳法寺。衣本西方諸佛傳法信器。鉢則魏主所賜。嘉靖中。莊渠魏校督學廣東。取衣焚之。鉢碎之。

十干中戊字。本音茂。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是戊禱相叶。後讀音如務。陳履常後山叢談云。梁氏之父名茂。始讀戊爲武。溫嗜殺。並諱其嫌耳。琅邪代醉編云。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朱溫父名成。以戊類成故耳。陳說是易其聲。張說是易其形。二說不同。今按溫父名誠。不名成。曾

祖名茂琳。二說並失考矣。

孟子五伯章言歸于好。好去聲。喜好好惡之類方如此讀。此處疑當作本字。許考切。左傳此句。杜預註云。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正作和好字解矣。

鄒吉水曰。世人相見訴窮。便是貪欲影子。這窮字斷送多少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他便耐的。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先生此言。眞我輩藥石。又念耐窮。如何得赫赫出來。此中大有事在。不得所事。只知耐窮。一懶惰無能之人而已。要之知所從事。遇窮便自增長氣骨。開通識見。不然。富貴枉受窮。富貴亦枉受窮也。勿求增財。但求減用。減欲斯減用矣。

墨子書有曰。文王舉閎夭泰顚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言與兔罝之詩合。亦學詩者一異聞也。

周公戒伯禽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

子瞻子由墓在嵩山之陽元郟令復爲老泉具衣冠葬之。左子瞻右子由。成三蘇。然老泉自葬蜀。子瞻卒常州。甲申。郟賊剪其墓中古柏三百餘本。

莘縣。周衞地。衞宣公殺公子伋。使盜待諸莘。卽此。秦屬東郡。漢東郡陽平縣。東漢置侯國。魏晉俱陽平縣。後齊樂平縣。後周置武陽郡。又析其地置莘亭縣。以地有古莘亭。隋置莘州。又改爲莘縣。唐復置莘州。復爲縣。屬魏州。五代因唐舊。梁改魏州爲天雄軍。後唐改魏州爲魏郡。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爲天

雄軍。縣並屬焉。宋屬大名府。元屬東昌路。明屬東昌府。

呼延贊其子病。贊刲股爲羹療之。見宋史。吾濟楊御名上一字度爲子刺血寫經。亦頗相類。

宋紹興中。立三殿於臨安。以奉聖容。上元結燈樓。寒食設秋千。七夕設摩侯羅。嘗疑摩侯羅名物。夢華錄載京師舊俗。七月七日。街上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悉以雕木綵裝檻座。或用紅碧紗籠。或飾以金珠牙翠。疑卽此。唐人詩云。七月七日長生殿。水拍銀盤弄化生。或曰化生。摩侯羅之異名。宮中設此。以爲生子之祥。邑令杜公乃云。大同於七夕。以蠟若綵爲女人形。塗朱施粉。衣奇錦。佩金珠。肩輿鼓吹。道送婚姻家。酒殽果餌繼至。至則衰媼童娃。焚香密祝。繼以笑弄。名之曰摩侯羅。既云生子之祥。又不當止爲女人形。要是兒女嬉戲之事。設之原廟何居。

盱郡鄧元錫作函史。上編八十二卷。載上古至元末君臣事蹟道術。下編二十一卷。載天官、方域、人物、時令、歷數、災祥、土田、賦役、漕河、封建、任官、學校、經籍、禮儀、樂律、財賄、刑法、兵制、邊防、異教。共一百三卷。鄒平馬繡所爲繹史。其體制略與之同。但所載止於秦亡。而多至一百六十卷。視此爲加詳矣。

晚唐詩人陳陶。遁西山餌藥。開寶中有夫婦貨藥沽酒。醉舞而歌者。曰藍采禾。疑爲陶夫婦。世俗作藍采和。

競渡始於勾踐。見越地傳。習水報吳。托於戲耳。

唐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如尹師魯序張堯夫墓。而歐陽爲之銘。蘇頲序上官昭容墓。而張說爲之銘。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以其公天地萬物爲一體。屈伸消長。進退存亡。一由乎理之自然而不自私也。老莊必欲外天地萬物。極其智術爲巧免之計。其自私也甚矣。

萬物始終。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釋氏乃有輪迴之說。則萬物始終。不在造化而在釋氏矣。

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必至矣。程子所謂窺測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異端欲知其得失。亦不可不觀其書。但吾學既明。雖觀其書。亦不爲所惑。苟吾學未明而先觀之。鮮不陷溺其中矣。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居齊齊言。居楚楚語。發于心術文詞有不覺者矣。

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可也。若併取其詞爲己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爲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爲兩段。故曰有無爲二。

參同契句讀二則

管括微密。闔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診離俯仰。

文昌統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人身之中。有管括則甚微密。圖舒則能布寶者。是要道之樞柄。統化之綱紐也。若爻象一動乎內。吉凶必起於外。如五緯之在天。爲錯爲順。應時而感動。與二十八宿之互相乖戾。諺離俯仰之不同。統默運于無聲無臭之內也。學道法乎此。則文昌統錄。結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而不至有妄動之凶矣。其道如何。亦惟原其始。要其終。斯吾心存亡之端緒。可得而驗也。原其始察念所自起。以審眞妄。要其終順念之旣止。以返虛無。則此心或存或亡。不至有昧。而虛極靜篤之境。可漸至矣。

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爲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榮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談。希言順鴻濛。三者旣關鍵。綏體處室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正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

吾身有旋曲。以通視聽。或開或闔。皆合同而不離者。斯乃爲己之樞轄。時而動。時而靜。無竭窮之期者也。學道者。於離目則收視而內榮衛。於坎耳則返聽而不用聰。於兌口則不以談而希言。以順鴻濛。三者旣關鍵而不外馳。惟和綏四體。以處室房。其攝乎外者如此。委順其志。以歸虛無。無所思念。以爲常道。其心之正。則難以推移。其心之專。則不縱橫。寢寐也則神與相抱。覺寤也則候察心之存亡。其持乎內者如此。內外交養。清靜之旨備矣。

汪氏曰。前此虞夏商周之書。書時不係月。書月不冠時。惟春秋書春王正月。朱子曰。以書考之。皆著月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

汪氏曰。文定以爲魯史本書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子云。某不敢信。竊疑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

曰春正月。是周歷已改子月爲春也。汪氏名克寬。字德輔。

程子曰。諸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卽位。不與其爲君也。既不受命於天子。以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襄、昭、哀是也。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卽位。莊、閔、僖是也。桓弑君而立。宣受弑賊之立。定爲逐君者所立。故書其自立也。

程子曰。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殺之强使之强。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張氏曰。春秋于諸侯之國事。則稱國。言君與大臣共圖之也。於其君之父子兄弟出入誅殺之事。則稱君。著其君之志也。

啖氏曰。左氏云豫凶事。仲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汪氏曰。穀梁以仲子爲惠公之母。蓋泥於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故爾。獨程氏發明惠公寵愛仲子。僖公尊崇成風之說。而以爲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胡氏因之。其義最精。

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謂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待衰世之意。朱子曰。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爲。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

啖氏曰。按例無有改字以爲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書姒氏卒。書姓也。劉氏曰。諱姓非義也。特書君氏。又不足明其爲君母。若曰君母氏。乃可矣。龜山楊氏曰。聲子而書君氏。是何義理。須當以尹氏爲正。

汪氏曰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文止于所起非經成而麟至矣苟曰經成而後麟至則春秋筆絕于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殊無意義

世之舍儒而學佛者將謂其同於儒而學之耶抑謂其異於儒而學之耶既同於儒矣學儒自足以之道不必舍此而之彼也苟異於儒矣又不當身列於儒而學其非儒者也既舍儒而趨佛則儒佛必有分矣有分則此是彼非不容强置也

人同於始而異於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

志定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或相背馳者操術有異也故次辨術

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顓也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之道也又當辨業

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跡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跡

跡者人所同適也君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履之安與强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爲聖强之亦不失爲賢故辨成

五載一巡狩節此定朝巡之期五載之內共一巡四朝四朝者四方諸侯分在四年來朝其實只來一次巡狩之事已詳上節故此節於定期之下單言朝時述職之事敷奏以言是其述職明試二句則因其述職盡所以待之之道經只舉言之善者與有功者一邊說其不善與無功者可以推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經理地輿。分九州爲十二州。取其便於統攝。所以廣德化也。以此句爲主。對山以表疆域。濬川以防民害。皆經理中一事。

象以典刑節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言其立法示人。明白分曉。如天象著明。便人人知所趨避而不敢犯。贖只贖鞭朴之刑。五句從重說至輕。皆法之一定者。眚災二句。蓋用法之權衡。重刑輕刑。皆用此意酌定。所謂怙終賊刑者。亦只施以所應得之罪。而不許其贖與宥耳。非格外加重而必置之死也。傳中由輕卽重由重卽輕語。須善讀。末二句。史臣深見舜好生之心。揭出以示天下萬世之用刑者。語意如云舜之制刑。嚴爲防禁。使人不敢犯。詳爲審酌。恐其有所枉。蓋敬而又敬。惟于刑爲加意矜恤也哉。按註疏作舜勅戒百官說。亦自有味。

流共工於幽州節。承上文言舜之敬愼刑罰。因歷舉舜生平用刑之當。蓋以類紀之四罪。實非一時事。說者見下接堯終。遂以爲皆在堯晚年。且以天下咸服爲卽位張本。誤也。

蒿菴閒話卷第二

愚讀儀禮。自鄭賈註疏外。偶得吳氏考註。稍一涉目。輒掩卷置庋閣。以其註皆采自鄭賈。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爲說。則大違經意故也。及儀禮鄭註句讀成。乃取考註爲之勘訂。其不用鄭賈者四十餘事。唯少牢篇尺入正祭章。補出尸受祭肺四字爲有功於經。餘皆支離之甚。不須剖擊。疵病立見。疑其書殆庸妄者託爲之。不然。草廬名宿。豈應疎謬至此。後得三禮考註序讀之。又取其書與之覆較。遂確然信其非吳氏之舊也。序云。忌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今此書則割裂記文。散附經內矣。序又云。二戴之記。中有經篇。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傳十五篇。今此書十五篇則具矣。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禮記之文以充數。求所謂清江劉氏之書。無有也。至於逸經八篇。序之又詳列其目矣。公觀遷廟。覺廟。取之大戴。奔喪投壺。取之小戴。中留補於大廟。王居明堂。取之鄭氏註。逸經雖曰八篇。實具其書者五篇而已。其三篇僅存篇題。非實有其書也。今此書則取大戴明堂。列之第二。蓋不知王居明堂之與明堂。爲其辨也。三者與序皆不合。其不出於吳氏也審矣。序又云。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復。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草廬本書次第。略見於此數言。今此書朱記了不可見。而又雜取二戴之書。名爲曲禮

者八篇。龐雜粹會。望之欲迷。與草廬所云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謬誣先儒至此。眞可恨也。

又何喬新書儀禮敍後錄云。三禮考註。近刻於吾盱廬陵楊文貞公。以爲此文正公所考定。而晏壁彥文掩爲己作者也。竊嘗考之。文正公考定儀禮。正經與記。一仍其舊。今考註仍於朱子通解經傳。雜然無倫。其所註釋。徒取鄭康成賈公彥之文而綴輯焉。亦與易書戴記纂言之文不類。決非出於公手。豈晏氏不見公本而以己意爲之耶。考註一書。前人已判其爲僞。而猶流傳至今者。以此經習之者鮮。人不及深考。遂致坊賈流布不已耳。愚爲拈出。庶不使後學受其疑誤。將以暇日準吳氏所序次第。訂爲一書。當亦禮家之巨觀也。

陳白沙東潘舜絃曰。儀禮之訛多矣。一經手校。卽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奇者。敢不拜賜。當其時已有此歎。儀禮之鮮善本久矣。但不知潘氏所校。視官本何似也。詩之風、雅、頌、體各不同。黍離降爲國風。先儒之誤。宋儒始正其失。春秋穀梁傳序云。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楊士勛疏云。作詩之體。風雅先定。黍離若是風體。大師不得列之雅頌之中。若是雅頌之體。仲尼亦不得退之於風詩之中。而云列黍離於國風者。詩人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旣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觀此疏。是黍離降爲國風之說。唐人已能辨其失矣。

卦變。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謂三爻變者所變之卦。若在前十卦內。則以本卦彖辭爲主。是爲主貞。若在後十卦內。則以之卦彖辭爲主。是爲主悔。三爻變以本卦之卦彖辭占。而又有此輕重之別也。蓋前十卦本卦之氣尙多。後十卦本卦之氣欲盡也。其所謂前十卦者。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六爻變也。初三四初三五初三六爻變也。初四五初四六初五六爻變也。皆前十卦也。所謂後十卦者。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六爻變也。二四五二四六二五六爻變也。三四五三四六三五六四五六爻變也。皆後十卦也。啓蒙卦變圖甚詳。蔡化張介臣嘗爲圖說管窺。以爻位約之如此。

袁楷云。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祐之一爻。咸九四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今混入繫辭。散而無統。且亢龍有悔一爻。已見文言中。餘爻皆其類可知。況擬議變化。自是一章結語。陽卦多陰後。卽繼以乾坤易之門。是言六子後繼以乾坤。中間尤不宜以咸四諸爻間之。於是取此十九爻。依序卦之次。書乾坤文言之後。錄爲小册。又曰。諸子曰。皆孔子門人所加。如後儒增彖象曰之例。遂開歐陽永叔之疑。愚謂經文固無可更之理。其所言亦自有見。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節者也。震之動。坎之中孚。艮之止。皆健之爲也。曰坎固陷矣。曰陷。其遇也。中孚則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健何以能之。止之與動。不異趣乎。曰人之不搖於俗者。止也。不紛於欲者。止也。行止各當而主乎靜。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父德也。坤順也。巽離兌亦皆順之一節也。順故無所不入。順故能麗乎陽。順故說見乎外。三女之德。皆母德也。人之具乾德者。多能自立於正。故文王於震坎艮之彖。言其德而已。鮮戒詞也。人之具

坤德者。恐其徇物而自失。故巽則言利見大人。而離兌皆以利貞示戒焉。

損乾之三。以益坤之上。則爲損。當其未損。固居然泰也。以損下之故而爲損。尙得爲泰乎。損上卦乾爻之陽。以益下卦坤爻之陰。則爲益。當其未益。固猶是否也。以損上益下而爲益。既益矣。豈復有否乎。其損下益上也。方自以爲益。聖人曰。此損也。其損上益下也。不知者或病其損。聖人曰。此益也。示戒深矣。

小畜一陽之大。而畜於陰之小也。又其所畜者小也。陽爲陰畜。似無亨理。然所畜尙小。又卦德則健而巽。卦體則二五皆剛中而志行。故其占亨。此時陰之畜乾。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五陽皆爲陰畜。下之三陽。以遠近爲畜之淺深。初得正而遠。故爲復自道。二雖漸近。然得中而同于初。故爲牽復。三迫近則爲輿脫輹。夫妻反目也。六四畜陽者也。以陰畜陽。易致傷害。教之以有孚則可免。四之畜乾。必藉同體之力。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所以能畜也。上九則畜道成矣。推本言之曰。尙德載。咎君子也。婦貞厲。危小人也。月幾望。君子征凶。示君子以處小畜之道也。

天施地生。非震不爲功。進德修業。非震亦不爲功。藉其一旦之力。所以開無窮於方來也。故亨。

雖有聖人。不能使無憂患。至而能盡其謀。不失其度者。其平日之積。待此者嘗豫也。甘此者嘗悟也。窮達死生。無定遭。有定力。故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初之與上。不僅以其質異也。一則震初而虩虩。一則震極而索索也。初可爲而極難反也。

不可必者震之時。不可同者遇震者之質。中與不中。正與不正。可自必者也。殊質而同歸者也。二喪而復

得。五危而不喪。三蘇蘇而四未光。犯患者同。而處患者異。知憂危之事。來自人分者常少。而起自己分者常多也。

危辱及前。自顧無以致之。則能御加我以其勢而理足恃。奪我以安榮而不能奪我以名誼。自顧有以致之。危辱切其外矣。愧怍復靡其中。君子之當震者嘗一。而小人之當震者嘗二也。三不當。四未光。失亨理矣。

九二之巽。巽以其言。上九之巽。巽以其德。巽者。權之物也。善憂患而不失我正。上之巽。則喪己而徇之。安得以不凶。傳不云乎。邦無道。危行言遜。言可遜也。行不可不危也。

初有濟屯之才。而與己爲應。則建以爲侯者。五之事也。求之而與俱往。以聽五之所任者。四之事也。非知亨屯之大機者不能然。故曰明也。

五之屯膏。非五之屯之也。無代之施者。曰施而仍曰屯也。曰施未光。是上已知施矣。而未光者。非下不足以廣其意而然乎。不然。陽剛中正之主。非不知布德於民者也。經曰。屯其膏。據其見效而咎君之辭也。傳曰。施未光。本其由來而咎臣之辭也。此建侯之不可以已也。

小過。小者過矣。當此時。無亨理。聖人曰。處此則有道矣。小者過也。過於小也。不甚過而小過也。凡此者。貞之屬也。曰可小事小者。可過小也。又曰。不宜上宜下。小者之過小。勿失甚而但小也。此非與時偕行者。不能及矣。知卦下係亨。告占者。不告小者。

艮兼動靜義。得其所者。靜亦止。動亦止。失其所者。失之動。亦失之靜。三居上下之間。上之得與失。下之得與失。三均與有功。三均與有罪也。居此而欲使氣足相及。情足相喻。豈一止之能哉。止而至於列其夤厲孰如之。

弟季厚問不相與。何以釋止其所也。曰。卦之相與者。相徇者有之。相成者有之。相傾者有之。此嘗恃彼止其所。則資望之意盡矣。盡己是者忘人非。審見分者遺來效。惟不相與者類也。

上自止其所而下以之全。下自止其所而上以之安。適己之分。而有相適之益。居其中者實動之。三非所止而止焉。絕物之通。亦成己之害。

吉祥之與人事爲類也。如有耳而聰附之。有目而明麗之。無耳無目。聰明之理。存乎空際。不爲人有也。君子之正位。所以善人事也。而命凝於此。得類而止也。如鼎然。潔其中而奠之。鼐美來集矣。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同此說也。質同而傾欹搖戛者。必先敗。受同而撓攪沸溼者。必先竭。非有鬼神數自然也。正位者之於言動。持其外者有數矣。持其內者有數矣。百道而一于愼。所以能留餘也。所以能備敗也。故曰凝命。

初之求二。以爲好也。聖人正名之曰我仇。則怨匹矣。世之歡洽羣居者。安可以不擇也。賊其德者。等於賊身且過之。鼎有實。愼所之也。聖人之惜有實也。有實難矣。而以不愼喪之。是可惜也。

合之不以正者。以爲苟可以合而已足。無所事正也。目前之欲盛。而永終之慮疎。逮其敝而始悔。晚矣。君

子不爲欲動故利害明利害者是非之貳也不可以他求者也

愚按陰陽老少主蓍策主其詳具筮儀三變既畢註內及繫辭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節本義讀者當詳之

周公本就各爻繫辭因奇偶各百九十二其畫相類無以別也故姑以初九等字爲別若得寬布六爻而每畫下繫之以辭則以不用初九初六等字矣今之用初九初六等字以代其本畫也

孔氏曰爻辭多文王後事升卦六五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也故馬融陸績等皆以爲爻辭出于周公是也

易之吉凶傚天下之動而列其所獲天下之動多端故易之所列亦多途也我之動于易必有所合知所合則吉凶居可知矣端策而求可無庸也若考飛伏、稽納甲、推積算末矣故學易者必本乎靜靜則易之全者儼在我乃得因其動而指所之

免於刑戮夫子以取南容則免刑戮之難也朱子以謹言行釋之蓋時當無道動人不平者甚多窺伺君子者亦密言行豈易謹也言不非人而事不招非遊世之妙術

贊集傳云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愚按大封功臣者武王也則經文我字正是詩人代武王自言篇中豈容自頌其功集傳云頌文武之功者乃後人解經推原而爲此說耳非當時詩人之意即一邊頌文一邊頌武也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一語足括經意其字即指武王而言序云贊大封於廟也

朱子初無駁語集傳正本其說先輩文乃有云我周之有天下者文之謨而定天下者武之烈以武王之謚入口氣內蓋泥集傳而失之

桑柔次章至四章集傳以爲皆征役者之怨辭不知若直作詩人歎其征役不息於理何缺而必多此一番曲折也待知者商之若直作詩人說四章前數我字皆通人己之辭土宇與卷阿同解亦自可通

春秋書春王正月胡氏以爲以夏時冠周正固可疑蔡氏云商周正朔以是月爲歲首朝會聘問頒歷授時於是始焉耳時不改月亦不改也引商書及秦紀爲證似有可據然自是商秦時亦不可引以概周以爲春秋書法亦爾也若春秋所書正月是建寅之月諸公卽位並在是月此何等重事何以不用本朝之歲首而用前代之正月乎王濟之作春王正月辨引經中諸月事明其非夏正甚詳惜其尙遺此也近日一文士亦作春王正月辨獨主蔡氏試取玉作一觀其說可以立破其中可笑者駁紫陽孟子註周七八月卽夏五六月云田家作苦旱雖畏夏而尤畏秋子與七八月之說良有深意柰何以爲五六月乎此眞說夢觀孟子下文云勃然興之惟五六月之苗爲然若至正秋槁則竟槁矣乃知作此辨者眞弄筆書生豈足言耕作事哉

書經本名尙書正義曰尙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尙書九峯作傳亦止名曰書其配以經字疑自有明始然又易詩春秋禮記亦初不配經字試錄文猶然惟小試卷文乃云某經集註皆妄加也

注解齊使說一段亦誤。嘗自爲之解。越不伐楚。則不伯。王度其所以不伐楚之故。爲不得晉之好耳。今日晉固不肯伐楚矣。使其肯伐楚。必將覆楚之軍。殺楚之將。楚之葉陽翟危而陳上蔡不安矣。故二晉之事越不至於破楚不止也。得晉之效如此。越乃憚於得晉。何也。越王曰。我之欲得晉。不必使之與人戰也。但得其聚兵大梁。分楚之兵力。而我可得志矣。使者曰。若但欲使晉分其兵力。不知楚之兵力已分。不必晉也。且王之所求。欲晉楚交兵而後圖之也。晉楚不鬬。則越兵不起。不知越兵不起。則晉楚亦不鬬。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越兵一起。晉楚必鬬。而晉越之交合。而楚可圖矣。

案隱解讎字爲讎字之譌。似可從。不然。則復讎二字連上讀。言小者不能伯而復讎也。

儀禮賈疏云。棼屋翼也者。卽今之搏風。云棼者。與屋爲棼飾。言翼者。與屋爲翅翼也。俗呼屋兩傍自脊前後下注飾甎爲之者曰包複。蓋搏風之譌也。其云四阿四注。則四面爲簷。云兩下爲之者。當前後爲簷也。

鶴鳴於九皐傳曰。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觀古人馳騖江皐及登東皐舒嘯之語。皆水旁高處可居者。則此九皐亦謂坎邊之地。非水中也。淇之澳。汾之曲。並此類。濮氏曰。澤曲曰皐。正同此解。

越王棲於會稽。范蠡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雖少伯一時對君之辭。跡吳越興亡勝負。總不出此數語。卽少伯一生舉動。皆數語注脚也。通篇眼目。實在於此。持滿者與天。持滿者。當本之天道也。定傾者與人。定傾之道。當盡人之事。因人之情也。人字內兼彼已。節事者以地。舉事而欲得其節。因地之勢。地之利以爲宜也。觀越之初伐吳。吳之伐齊。北會諸侯於黃池。越之後世。散於海上。及蠡之逃去。可

得持滿與天之解觀蠡之教越事吳遣少子見莊生可得定傾與人之解觀其浮海出齊又去齊止陶可得節事以地之解注家以爲天與之人與之地與之誤甚矣

保辜字見公羊傳襄公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卒於操傳云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子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

冠禮于廟重冠也未冠而不以告既冠而不以面何也冠而見於母經有其文何不見於父冠而見於卿士何不於賓豈經文不具使然歟抑亦有說歟

昏禮婦見舅姑其文著矣爲子者似亦不宜無以見於父母當其執爨而薦持豚而饋其夫皆安在乎是可疑也且醴婦之贊夫家何人爲之若婦人則不必計今詳其拜則俠拜矣俠拜者婦人所以答男子也是何男子而令之與新婦僕僕爲禮乎至于醴婦房中明著其爲家老矣家老可以醴婦亦一疑也

鄉飲以獻賢能就先生而謀賓介是矣何以不夙戒而戒于是日飲之者將獻之也爲賓者何以一辭而許難進之風固如是乎經言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俱不言奠爵于席前非文之不具也蓋賓拜而後進受爵賓受爵而後主人拜是手相授受也至於酬賓而奠觶薦西似進爵之變節註疏並不言其故近日說家乃以爲獻酢皆然而文不具果信然歟

朱子語錄云張忠甫所較儀禮甚子細然卻于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不知其錯處如何

文獻通考于儀禮門中載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今皆未見又類宮禮樂疏引用朱子儀禮經傳圖解又自一書

吳氏三禮考注於儀禮諸篇皆以記隨經而取二戴公符投壺鄉飲等篇繼之曰儀禮逸經又名射義聘義等篇曰儀禮傳蓋略倣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之例而解處多誤當時何不據朱黃成書表章之而又自生枝節爲也如冠禮角柶以角爲四升酒器柶爲楔齒皆謬甚

唐文宗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晌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

鄭覃石經只有經文每經之下皆書某人注如儀禮則曰鄭氏注蛇足之甚至有司徹篇亦有誤書字豈當時未及檢正所謂强努之末者歟監本十三經注疏萬歷十三年間某人奉旨校刊謬誤甚多儀禮經文至脫去一兩行今人校書多據監本監本何足據也近日人補石經字亦據監本有司徹篇有石經闕處適當監本脫處者幸于剝蝕中依稀辨出三字乃知書以舊本爲貴也吳氏本經文差處少以似明初舊本若一落今日坊間不知作何狀矣

泮水第二章詩傳昭叶之繞反與藻蹻教爲一韻愚謂昭讀如字而教讀作平聲四句換韻與首章一例似亦可通

春秋莊公二十二年冬。如齊納幣。穀梁傳曰。納幣。大夫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儀禮自納采以下。五禮皆使使往。鄭氏曰。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皆所以養廉恥。吾鄉納幣。壻多親往。殊失此義。聞京師之俗。翁壻非既昏後不相見。蓋猶有禮意也。

鄭康成註中庸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正義曰。冬主閉藏。充實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智。漢唐人言五常者如此。則以水爲知。以土爲信。自宋儒始也。

又正義引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則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數語亦自分曉。

索隱行怪者。心在求人知也。故人亦有述之者。其述之者。惟不知中庸之爲道。故隱怪得而眩之。浮屠神仙之說。其飛揚浮動之意。少年文士之未知道者。多爲所引。不然。則名節既虧者。借以自蓋。吾儒既無新奇可喜之論。而大義昭然。豈容假借。故宋人有云。後人有聰明過孔子者。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淡薄云者。政以無隱怪處耳。

甚矣吾衰也。蒙引以爲氣衰。存疑以爲志衰。畢竟是氣衰。故志衰。蒙引說勝。

自行束修以上。蒙引云。人但自行束修以上。以自爲自己之自。則以上是來學。大全邢氏曰。此禮之至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則自當訓作由。存疑說主邢氏。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時講以驕吝粘才美云。以才驕人。以才自吝。其說本於蒙引。實未當。還只

兩開說去爲是。細讀註及小註自見。小註云。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曰甚言其不可。明是連無才美者包在內。若說有才美者。是以才美自驕吝。彼無才美者。又以何事。豈反不驕不吝乎。蓋驕吝二字。原說的廣。程子氣盈氣歉甚渾妙。人苟德有未足。便墮此兩个坑坎。驕字易說。吝字當以易經中吝字參看。輔氏云。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胡氏云。驕張主吝收縮。程子曰。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必有歉之之色。張子曰。人之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怡。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味此數說。可得吝字之解。何必粘著才美。古人所謂口欲言而喘喘。是欲前而吝且又吝字正解也。

食饐而餲。注。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傷熱濕者。本其致餲之由言之。非二是也。近作文者。多以二事敷衍。失之矣。爾雅釋器云。食饐謂之餲。郭注云。飯穢臭。見論語殊分曉。是食是兵註中。倉廩實。指民之倉廩。武備修。謂弓矢甲冑之屬也。去兵者。如云器械不必精利。即孟子制梃以撻秦楚之意。時寓有以民即爲兵入講者。甚可笑。不知當時無召募之法。未有以人爲兵者。夫子言去兵。何嘗都無卒伍什兩之法哉。顏子所以不貳過者。以其心常存而主於理。故能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麻冕用三十升布。鄭註以朝服十五升。因倍其數而解之。似無別據。顧疑其難成。良可疑也。

魯人獵較註。趙氏張氏之說雖不同。其歸則一。獵後若不較所獲之多少。則獵時自不較奪。古人田獵既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以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勇武。及既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祖先。殊無大過。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兔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較奪之非。而復古者習射之制矣。

白駒於焉嘉客。殆以實字爲虛字。如云善自客留於此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全身名之道。無出此者矣。

車有收以斂載。小戎取行不取載。故儉其收。此軫制也。駕服馬者。衡從前軫稍曲而上。向下鉤衡者。梁輈也。恐其不堅。以皮五處束之。粲然有文也。此鉤衡之制也。設游環於服馬背上。引驂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使不得出。又以皮二條前繫衡兩端。後繫軫兩端。使驂不得入。此御驂之制也。于陰板之上。別設靷二條以繫驂之頸。以白金鍚續靷之環以爲飾。此驂馬引車之制也。

二章鋈以觼軜。置觼環於軜前。以繫兩驂內轡。而以白金飾其上也。轡是絡首者。靷是繫頸者。不可混。

三章被甲之駟甚和矣。三隅之矛。以白金飾其錞矣。畫雜羽之中干。苑然有文矣。弓則以虎皮爲韔。馬則金鏤爲膺。交韔其二弓。以備壞。以竹爲閉。以緄縢之。

月出一章。用字多不可解。姑以意强釋之。僚嫽。傳並訓好貌。燎。訓明也。好者。便娟媚麗之謂。明則顧盼生姿。光彩動人。如有暉耀也。　窈訓幽遠。糾訓愁結。凡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間事。之此之彼。詭

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于此而不可解。故曰窈糾。悄字。王氏以爲言不說而靜默。錢氏以爲默憂。凡有憂者多不言。二解得之。俗亦云悄無聲。正此字。憂受訓憂思。亦有勉强忍受不能自聊之意。慅王氏以爲不安而騷動。如云怔忡攪亂也。只是意亂心煩之謂。天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慘王氏言不舒而憂愁。似不甚貼。似是慘瘁不樂之意。男女相悅。千癡百怪。詩可謂能言麗情矣。

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

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强也。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常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卽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于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常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

衆人之于命。亦有時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柰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于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于衞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于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辨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于命。一于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于命。不必一于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柰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旣無碩師爲人所宗仰者。須推一

古人爲之矜式。如有明之尊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材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爲異論。至于醜詆程朱。幾如三家村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于是名簡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有所爲而爲善。便是不誠。不誠便是不善。有矜炫于人而爲善者。有希圖報應而爲善者。世俗衰薄。不墮此便入彼。若能知是本身分上事。不爲便不可爲。人眞實改過遷善。方是兩腳踏實地。

物之敝。以永終而見。其宜敝也久矣。至永終而始見耳。君子見其始。循其節數而審求之。其後千年可一日決也。此愚人之所駭而知者之所信。

今夫陳敗亡之蹟而觀之。無無因而得者。守誦者之所明也。吾所不及見不及聞。與吾所已見已聞。人無異情。事無異勢。如之何不可以相求也。

人生而靜。靜者之生之道也。動者之死之道也。然人不能有靜而無動。聖人立禮節以靜其外。舉理義以靜其內。故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息氣恆多。生理亦或以全也。

左傳子產不毀鄉校。仲尼聞之曰。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此吾夫子言仁一大公案也。仁字最難識。從此處反參之。則仁之爲仁。瞭然矣。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其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忿係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

侵漁。禁攘盜。禁竭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屠緯眞荒政考詳矣。不及次崖之約而盡也。

人能無求。固自佳事。此中大有事在。非一無求可了。古來隱逸。差等極多。漸之上九曰。何用爲儀。蠱之上九曰。高尙其事。此豈處士純盜虛名者比哉。不然。販夫菜傭。絕意仕進。亦可以高士目之矣。

盜蹠篇。莊子明是非之不易爭也。知其不易爭而安之。雖無救於彼之非。猶可得乎。此之是。老氏自全之術也。知其不易爭而必欲爭之。爭之而勝。我無益於是之分。而增一爭之失。爭之而不勝。既多一爭之失。而兼失其是之分。則此之是。彼非之資也。何如不爭之爲得也。豈特老氏。夫子亦言之矣。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不爭之謂也。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于集註本義諸書。皆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胥平心靜氣。于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罪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訕笑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爲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爲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眞切之味。實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六月偶閱人易變說。感而書此。

有一良友。平生有志于學。中間忽被細人誑誘。自荒于酒。百勸不回。又爲佛者所惑。自是遂不復言學。一

日取朱子文集四册貼之。冀有感悟。不數日發回。作中庸說一卷。約有萬餘言。皆極力辨駁朱子之失。大率引佛氏之說以解學庸論語。爲之吒歎累日。令子姪輩爲焚其說。其人以長厚爲鄉里所推。亦能深思快譚。嘗一遊廬山。稍見佛氏書。遂至于此。自後遂頹惰荒廢。遺落世事。獨時時縱筆爲詩文。不別好醜。殆類狂易云。

荀子云。國法禁拾遺。惡民之慣以無分得也。此語有味。人偶有所得於分之外。必不能復力於分之內。其得失常相敵。而用之也必侈。侈於用而不力。則立盡之術也。原其始則無分之得爲之禍也。故治民者惡之。

仲尼之門人。其賢者多矣。而世稱七十子。太史公取弟子籍出古文者爲列傳。然與家語少異。荀卿稱仲尼子弓子弓最高第弟子。然而□莫詳也。漢文石室圖。仲尼弟子別有林放、蘧伯玉、申棖、申黨。史記所不載。宋思陵摹石臨安御贊及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檜記。此本蓋從臨安石本傳摹。雖年代久遠。而典型具存。彷彿復見洙泗之閒斷斷如也。韓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揖讓其閒。撫卷太息久之。

今人好以古官名相稱謂。其職掌崇卑多不相類。最甚者莫如以知州爲刺史。漢初置州牧。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刺史即牧之職也。特名異耳。專制一方。凡郡守縣令皆所統御。今知州視之縣矣。以是相稱。不近誣乎。

益人神智。信莫如書。所謂書。指經傳史記之屬。若申韓管商及稗官小說。最壞人心術。敗人德業。不可不

愼也。曰。諸葛武侯以申韓之書教後主。非歟。曰。此武侯誤用心處。當時效驗。已自可見。世人以雜書教子弟。謂有裨文筆。不知人之能作文字者。原無待於此。其不能者。讀此終亦無益。而刻薄狡獪。淫泆放縱。執拗穿鑿。諸病紛紛起矣。有心世道者。當嚴禁而痛懲之。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可未也。注。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其詞也。今人或以送別之詞爲驪歌。失考矣。

一言一動。不可不愼。富貴不愼。便易斂怨。貧賤不愼。便易來侮。

取士雜則士習日苟。吏治衰則學術日壞。勢使然也。明乎此者。可以言選舉之法矣。

目之明者。樂得天下之美以爲養。失美得惡。則明者不如瞽者之無與于見也。故治世貴智。而亂世貴愚。是非之分不明。所以安吾內者多也。

貴無定相。見有藉之貴者。貴也必矣。故大將之門多將材。巨富之室多力僕。何也。以是人皆待我而貴且富也。待我而貴且富。我亦待之貴矣。

傲人者。于人無損。在己則爲惡德。媚人者。人未必悅。在己則爲辱行。是故君子守禮之爲貴。

陸氏樹聲云。凡處人己之閒。遇事之可否。以理裁之則可。以氣加之則不可。

曾子易簀事。當時季孫何故以大夫之簀賜於士。曾子亦何故受之。嘗見一書說楚國曾聘曾子爲相。是當時亦曾做大夫來。故季孫得以此爲遺。既已去位。則此物便非所宜。故及其疾病。一聞人言。卽舉而易

之未知是否。

諸子之說曰。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言跡之不足以徵心也。此說不然。亡者東走。逐亡者亦東走。此自走之始言也。同走未幾。而走者異矣。其人而亡者歟。始而東。終而亦東者也。不然。則逐者逮之而後西者也。其人而逐亡者歟。始而人東亦東。繼而人東己、必西也。逮人則與人俱西。不逮人則人東亡獨西也。甲獲兔而乙攫之。其爲爭易知也。有人助甲而拒乙。其爲助爲爭不易知也。未幾而亦無不可知。在乙既拒之後也。拒乙而安坐其旁。無所與利者。眞助甲者也。乙既拒而自攫之甲。或分甲之半。則非助甲也。與乙同爭而異獲也。則知謂跡不足以徵心者。妄說也。唯當勿眩於其始耳。眩於始則必誣善而爲不善者所欺。不能徐俟之過耳。不能徐俟而眩于其始。遂謂跡不足徵心而概略之。勢必至苛以繩善人。而寬以容罷士。小人愈有以自託。而君子且無以自立。何者。跡也者。名教之大坊也。聖賢之所慎立而世守庸妄者之不便也。

禪宗者。在昔爲佛法之幹蠱。在今爲文士之變相。唯其爲幹蠱也。故直指心性。不立文字。今則標奇選異。炫燿世俗。依然噉名積習耳。勿諭其爲吾道之畔亡。卽在彼法。當亦無所裨補也。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註。登進也。以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又按夏小正。五月始云種黍菽糜。豈可云此時已登新黍乎。

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夫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呂相絕秦曰。康公我之自出。則出之爲生也明矣。南城張教授孟常所言。以辨孔氏不曾出妻出母。非被出之母。乃謂自所自生之庶母也。

氏族博考云。張氏世仕晉。晉分爲三。又世仕韓。此卽晉之公族以字爲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賜姓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有張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也。

春將雨則必寒。與平旦日將出而寒同。陽氣動乎內。在外之陰。爲陽所迫。故寒勢愈甚。傷寒者。將汗而戰慄不自勝。亦此意也。屯卦之象政類此。

按春秋。襄公十有三年夏。取邾。杜注云。邾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邾亭。今吾邑豈古任城亢父邪。此蓋承通志之誤而不深考耳。通志旣以臨邑爲春秋之隰。又以濟陽爲春秋之邾。濟陽固析臨邑之半。不聞古臨邑有隰又有邾。則邾何得在今濟陽邪。愚嘗思其致誤之故。晉任城亢父屬高平國。與濟陽郡同在兗州部內。當杜氏作注時。邾固在任城亢父中。開分合不恆。邾或在濟陽封域之內。未可知也。但古濟陽非今濟陽矣。城西二十五里有廢城故址。周四里許。人以爲邾城。其旁纍纍高塚五六。俗卽以爲邾王墳。皆承訛習舛。轉生支節者矣。嘗思今之濟陽。固臨邑之東西圖也。自臨邑之東西圖。以求當時臨邑之縣治。當不出此數十里內矣。而他處不聞有城故址可按驗者。竊疑此城。殆故臨邑城也。安得塗泥榛莽中。突出片石。以證吾之言乎。

華陽國志云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次王曰柏濩次王曰魚鳧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故蜀人悲子鵑鳥鳴也據志所言蜀帝自以二月捨位去子鵑自以二月鳴蜀人感鳥鳴而思故主非蜀帝化子鵑也

近日吾鄉蒙師爲童子抽上大人常倒書爾小生八九子二句不知其爲韻語也此語不知有自何時唯見禪宗正脈臨濟宗載之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禪師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个山頌謝功甫大儒遠訪之勤當須舉與大衆已後明分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郤著內汗衫乃上大人邱乙已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郭初疑後聞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腳金烏半夜遼天玉兔趕他不著白雲之意蓋欲合儒釋而一之

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必至破名檢清靜之說可息囂競必至於廢人事報應之說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怨必至疎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

自古無停喪之俗自建安離析永嘉播遷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而晉書慕容儁載記常煒言魏晉之制祖父未殮葬者不聽服官南史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所殺尸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鄭

鮮之傳。南齊書。高帝時。烏程令顧昌立。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立宴樂娛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本紀。振武將軍邱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屍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勑其子雄。方敢入仕。河南氏羌傳。當禮壞樂崩之日。而猶爲之禁。先王之遺教未亡。可見於此矣。今之人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曷不舉魏晉之制而著之於令乎。

按呂令。五月令民勿艾藍以染。鄭氏注曰。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啓灌藍蓼。蓋種藍之法。先蒔於畦。生五六寸許。乃分別栽之。常六七莖爲一叢。卽小正所云啓灌者也。藍蓼藍之似蓼者。藍有數種。蓼藍今名小藍。此種爲優。八月方可染。金氏以啓灌爲取汁。金以藍蓼爲二種。蓼以爲蔏。並誤。五月取汁者。則大葉藍耳。且惡旨酒之主。豈肯諄諄於蔏蘸開哉。

鄭康成注。引用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緱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尙在。年九十餘。鄭衆、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說鄭興少贛。司農者。鄭衆仲師。興之子也。

後漢劉翌傳。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种拂召翌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柰何。翌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於申甫。則自以不弧也。拂從翌言。遂不與之。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四字。注疏家所不及。直會得先王立制本意。是爲眞經術。方种拂問時。二念交戰。翌舉故典以助其氣。遂能拒權倖。止侵漁。是爲經術實用。然在拂先有慮奪民利一念。故能聞言而決。若無爲民種子在其胸中。一聞此言。不笑則叱之

矣.

靳公維賢.自濟陽知縣陞德州知州.上任日.見山西巡撫楊順坊.卽停輿問曰.此賊尙未死耶.左右曰.死矣.尙有子孫耶.曰.微弱不能自立矣.曰.便宜郤老賊.卽遣人剔取其銜名以下.大書曰.殺人媚人奸賊一名楊某.枷送州獄.特作一枷牀盛之.楊氏子孫皆逃避.一時姦豪.爲之咋指歛跡.公治縣多著能績.然疾惡太嚴.大致如此.所謂殺人媚人.蓋沈氏事也.尹先之曰.此公政是崑銅一輩人.故見順名如見血仇也.又曰.順若逢公.當飽公老拳.公若逢順.亦當遭順毒手.

後漢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旣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據此.子推焚死以冬.太原舊俗.寒食亦以冬.今淸明前一日.俗以爲寒食.殆有他故.解者以爲爲子推誤也.

朱子曰.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淸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

予每習業未久.輒以憂患而止.王俞之曰.人生適意事少.憂患時多.古人文章德業.恆于悲憤無聊中成之.如必待前憂盡釋.始議覃思.來者方新.誰能逆拒.恐遂負初心矣.予深念及禍.金溫其曰.止計是非足矣.若多方校計.安知辟禍之不適與禍逢也.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瑩.血氣加王.

與僧凡夫語次及避亂事曰亂固須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顧理義平生學問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書曰學者遇不如意事現前便須爲判曲直處分了卽放開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過時移尙自煎縈此是自生苦惱也

鄧溫伯嘗言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不能辨一事不足治一人又曰人非忠孝爲心氣質粹美者不可令讀兵家言並有至理

張非聞名問達曰人爲異端所惑者必其於生死之際尙有係戀是不知天命之本然也或有已見道理尙惑於神怪者雖是膽薄亦是所見未透

百事平氣以御是一安樂法骨肉之內此法尤爲吃緊卽事有拂逆當如治亂絲從容和順其結自解若動火力爭倍增惱害矣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丈夫之深恥

予於人少違多順深恐自失君子和而不流一日三復之

世間矜貴豔羨之事皆無益於身豈惟無益出吾精者以取物物不可得而精者逐物而費故氣之不昌畜之者薄也畜者之薄取物之甚也老氏之所以貴嗇也

蔡虛齋先生云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而爲千載之業以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當思千載之業如何百年之休如何士人如醉如夢碌碌過一生者皆遇一日而失之者也予業多作輟意所擬爲或因人言而

止。書此志悔。

事至不能思。思之既得。又苦不斷。何怪其動而有悔也。

凡人情於我有未可者。必我有以致之。感應之理。萬不失一。須平心深思始見耳。

歷城葉奕繩嘗爲懷麗明言强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卽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粘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卽就壁間觀所粘錄。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收筒中。俟再讀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汎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爲淹洽。其所言眞困學要訣。予讀書苦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能用。年既衰暮。迴憶舊所披覽。已無隻字下筆窘索。徒有悵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悔。亦冀此法不沒人間也。

刑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幷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幷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卽中下。已無不爛熟矣。又擬自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筒。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說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

張如命云。東坡文字。亦有信筆亂寫處。如前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下云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俳

個斗牛之閒。七月日在鶉尾。望時日月相對。月當在陬訾。斗牛二宿在星紀。相去甚遠。何緣俳個其閒。坡公于象緯未嘗留心。臨文乘快。不復深考耳。

邢延慶云。居官者每留心事上。而不知恤下。居家者多留心恤下。而不知事上。眞顚倒相。此語可爲名言。

經傳用字有以相反爲義者。如治亂曰亂。去汚曰汚。闢荒曰荒。馴物謂之擾。麗網謂之離。多見爲秖見。柏舟一篇之中。目其匹爲特。自謂曰人。

近代官司上移下曰仰。甘草名大苦。唐宋官長稱秀才曰先輩。

文移用查字。本音槎。浮木也。乃以爲稽考之義。音茶。殊爲難通。崇禎年始改用察。不知何故。其時文字避忌頗繁。疑是親王諱。

華不注。不音跗。跗注。戎服。山形似之。故以爲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郤至三遇楚子。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注云。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連。

非君親之仇。餘怨皆可釋。非蹻蹠之惡。餘過皆可原。

成武諸生崔承先云。左蘿石先生盡節後。兩僕奉其遺燼而南。史閣部迎之淮上。命之衰絰主喪。閣部諸公。與之哭弔成禮。兩僕一名羅質。一名宋敬。

韓淮陰有後。爲韋姓土官。蕭相國匿其子。貽書尉佗。封海濱。賜姓韋。取韓字之半。今蕭書尉詔。並勒鼎彝。

遼陽道臣何應魁大同人方遼陷時與二妾俱死又大陵河有副將何可剛不肯降爲軍士所殺二人俱死于遼濱州趙生良壁所神遇者果何人歟

雷敦曰海中有獸名曰猾其髓入油中油卽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卽滅不可于屋下收故曰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李時珍曰此獸之髓水中生火與樟腦相同其功當與樟腦相似按史載在一夷主人有獻猛火油者其油得水愈熾以攻城燒人樓櫓或卽此物敦云以酒噴之卽滅當亦其禦之之法不可不知也樟腦韶州所產猛火油亦南人所爲豈卽是物所造耶

前數年有某人序人詩中一語云有將明之才或者議之按將明之語宋人箋啓中多用之蓋采烝民詩仲山甫將之仲山甫明之爲句也又王黼本名甫字將明

陳仲醇論佛曰佛法者天地間一大養濟院也人服其奇快不知正從原道中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一語參悟而出善讀古人書者或得其一句放爲一篇或得其一篇歛爲一句東坡屈原廟賦有曰世愈狹而難存狹字奇矣然卽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而約言之者也

古人重冠禮明末此禮遂廢閒有用者人多傳笑其實不止明末爲然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徹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拂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觀子厚此言冠禮之廢久矣

記云。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贊亦如之。一坐再至者。一跪頭再至地。卽今之連叩也。非老非殘疾。不其野於禮乎。

喪大記。夫人爲寄公夫人出節。陳氏注云。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大記又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此二段可訂近日婦人哭位之失。

蘇東坡與范子豐書云。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樓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據此書。則赤壁賦所云客有吹洞簫者。卽李委也。乃云是楊繼昌得之石刻。則何說。

洞簫卽今人所吹單竹簫。古人正名爲笛。今所謂笛。則橫吹耳。

隸字卽今通用眞書是也。以其爲隸胥所便。故名。今人多以八分書爲隸。非是。

先師廟之有從祀。其典甚鉅。升黜屢經朝議。洪武二十九年。罷揚雄。嘉靖九年。罷公伯寮等十三人。夫公伯寮之當黜。不待言矣。秦冉、顏何二人。則以疑史記誤書而罷。愚謂過而廢之。不如過而存之。是當仍議復也。揚雄之事莽。戴聖之贓吏。馬融之附勢誣賢。王肅之晝篡逆策。吳澂之忘宋仕元。俱無容平反。他如荀況、劉向、賈逵、何休、王弼、杜預。幷以學術有疵罷。非如雄等之大傷名教。卽不得復列兩廡。亦當祀于鄉。如林放例可也。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晉太和以後。始改氣名。以雨水爲

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至今相承不改

按司馬法一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六十四井所出也一同萬井則戎車百乘出賦者止六千四百井也一封十萬井則戎車千乘是出賦者止六萬四千井幾內百萬井則戎車萬乘是出賦者止六十四萬井當時土地之利寬以予民者多矣後之君子乃好與百姓爭尺寸墝埆之土視此何如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幷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一十三錢增至二貫二伯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伯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厚之澤盡矣

方田法用竹纏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訖乃令民於方內認所種田竹纏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數豪强者各自取盈則貧下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袤鋭打算爲難一聽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以無稅而有稅也歲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

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爲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

而外。尙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爲溝塗遂路之地。則地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銳意剗除也。

江陵集云。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瓦甓已壞。榱桷猶存。相傳以爲遼蕭后梳妝樓。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毀以垂鑒戒。詞人題咏甚多。至萬歷七年五月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十文。蓋鎭物也。上以四文賜余。其文曰至元通寶。案至元乃元世祖紀年。則殿創於元世祖時。非遼時物矣。以此見世所傳古蹟訛誤者多。而信耳者往往據以爲眞。殊可笑也。江陵此說甚足信。而志帝京景物略者。固公鄉人。顧猶遺此證據。則何也。

歷法每十九年爲一章。第一章之初。年月日時俱會于甲子朔旦冬至。是爲歷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者也。近代推歷者。斷自宋文帝元嘉元年甲子爲始入元。上年癸亥閏四月。六月朔大暑。十一月朔甲子冬至。數至明天啓癸亥。共計二十甲子。一千二百年。則崇禎庚辰實第一紀第十七蔀之一年也。

近俗喜聯宗。凡同姓者。勢可藉。利可資。無不兄弟叔姪者矣。此風大盛于唐。其時重舊姓。故競相依附。至于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則爲姪。其母與主司同姓。則爲甥。其妻與主司同姓。則爲姪壻。與主司之母同姓。則爲表姪。與主司之妻同姓。則爲妻姪。姓稍孤僻。或上惟至祖母。曾祖母。必求有當。交互

組織無非嫡親骨肉眞異事也又有可異者杜子美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故公與劉十爲兄弟習俗移人一至此乎

聞京師之俗有喪者用僕隸代哭甚者以乞丐代之濟南城中人閒有用之者名曰號喪鄉閒則無此事蓋誤讀文公家禮代哭之文而致此謬也家禮本用儀禮儀禮士喪禮云乃代哭不以官鄭註云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防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疎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壺以代哭

學者知縱酒宿娼賭博之當戒不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之尤當戒前三事固下流之歸稍知自愛皆能決去不爲後三事初若無害其廢業敗德生禍究竟不異然其毒伏藏甚深人多不覺及其既覺已難追悔閱此頗多各自知警

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此史遷以世俗之見妄測聖人也以事實論之以天下授舜天下固利矣丹朱亦不病授丹朱天下固病矣丹朱亦不利聖人舉動如天施地生萬物咸若豈有欲利天下而獨病其子之理殆與陳亢疑孔子遠其子識見略同且其於利病反覆計較始而牽縈繼而痛割聖人心事斷不爾爾

夏本紀云禹傷父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云云寫出聖人仁孝沉痛精誠

直至地平天成。止了幹蠱一事。勿論功能二字不足言。卽悲天憫人。猶是聖人安常處順之事。非所以論禹也。

史記載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矢。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信如此言。武王豈特非聖人已也。新語云。紂死。紂之官衞舉紂之軀棄之王門之外。民之趨者。皆進蹴之。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此爲近情。史乃舍此而錄彼。何也。

厲王之難。其所近者。好利之榮夷公也。幽王之難。用事者。好利之虢石父也。大臣好利之效如此。原二人所以見用。則厲王先自好利。而幽王愛嬖妾之故。所謂木先蠹而後蟲生之也。

芮良夫曰。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知好利者必愚。史言石父爲人佞巧善諛。知好利者必諂。好利其病本。愚與諂其枝葉也。

周惠王有弟頹之禍。襄王有叔帶之禍。悼王敬王有子朝之禍。皆王心一念偏愛所致。史曰。初。莊王嬖姬姚生子頹。頹有寵。曰惠后生叔帶。有寵于惠王。曰景王愛子朝。欲立之。皆明著禍原。以爲永監。世俗每以誠意正心爲迂談。以此思之。迂耶否耶。

刑政寬猛。各適時宜。如衣服之裘葛。食飲之冬夏。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者是也。秦初幷天下。所宜損益可知者。乃推終始五德之傳。自謂方今水德之始。必剛戾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于是決意刑殺。毒害天下。而秦亦以亡。如祁寒而飲人以冰。盛暑而附人於火。不知裁成輔

相之理而濟其太甚以爲奉若天道知時變者如是乎其君臣好謂人愚儒此獨不謂愚乎雖始皇天資自爾其使之自信不疑者此五德之說也乃知世閒異端邪說禨祥小數諸不在詩書六藝之科者皆能殘害生民滅人國家也

盧生說始皇曰今上治天下不能恬淡此語實黃老本旨盧生在彼法殆似知道者他語則誕甚或隨俗俯仰之言耳卒能脫身亡去亦其知道之驗

秦世以誅刑立威及其既衰生一胡亥殺扶蘇夷滅諸公子又生一趙高殺胡亥生一子嬰殺趙高又生一項羽殺子嬰而秦無遺種矣展轉相殺皆襄公以來嚴慘之習漸積而致然也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之謂也

天生項羽以助沛公滅秦耳秦滅自不令項羽得以宰制生人和風麗日之下不容復有霜雪仁暴之互爲盛衰勢自然也其死時特出一語曰是天亡我殆鬼神或使之

右張稷若先生蒿菴閒話二卷計二百九十九條向有眞合齋磁版印本予假鈔於歷城周書昌永年攜至嶺南藏行篋五年始校而刻之其自序謂無關經學世務故命之閒話然先生邃於經練達於世務所劄記多精義爲前賢所未發其下者亦專辨名物匡謬譌非小說家所能有亭林顧氏嘗云精於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稷若先生蓄道力學能文章正與顧同是書蓋日知錄之亞也其文集三巨册胡書巢太守德琳選刻其半於東昌他所著已刻者易說略八卷儀禮鄭注

句讀十卷、夏小正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未刻者、詩說略五卷、老子說略二卷、學者多傳錄、春秋傳議一書未就、草藁在書昌所、又有濟陽志九卷、購之未見、平生事行、有先生自敍墓志及樂安李象先（煥章）所作蒿菴處士傳、近日秀水盛秦川（百二）、瑞金羅臺山（有高）、又爲之傳、羅傳載其天道論、中庸論、後篇終論數篇、且謂百餘年來、山東大儒、惟先生與馬宛斯（驌）云、乾隆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益都李文藻書於潮郡寓館、

譎觚

顧炎武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
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三
書一板借月最早故據以
排印

譎觚序

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璞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蹟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爲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縞志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僕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所辯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似道聽而爲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則益以徵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質之君子無俾貽誤來學非好辯也諒之

譌觚

崑山　顧炎武　寧人

來札。據李君謂僕與之札。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滕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淄川郡卽今壽光。今淄川卽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里朱良鎭。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爲淄川。如以琅邪之臨沂爲琅邪。樂安之博昌爲樂安。孟嘗封邑偶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滕頗遠。當何說也。

鄒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宏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竝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宏。是宏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菑川者。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元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嘗君冢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

君之封、不在蓚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蓚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幷非漢之蓚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蓚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僕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爲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邪。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卽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蓚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曰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幷史記、漢書、而不之考邪。

來札。營邱在臨淄。今營邱、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太公初封齊營邱。卽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邱。後改臨淄。而營邱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尙父於齊。營邱。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太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胡公弟獻公、徙治臨蓚。據此所引括地志。營邱與臨蓚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邱二郡。竝云師尙父所封。而臣瓚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不能明矣。今昌樂雜縣之間。亦有營邱城。按史記云。

營邱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蓄。卽太公之營邱。則括地志謂營邱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濰水、今呼淮水。古唯字倡淮。當是點畫差譌。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邪。史。韓淮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因錢鏐曰錢塘。姚水因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以唯倡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唯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爲淮。戶佳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櫻。爾雅。櫻。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檀。櫻。梓。竹。漆。水從櫻根出。故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竝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从水。从鳥隹之隹。篆作雀。卽濰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畦。於隸則差之毫釐。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汜水。左傳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爲濫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倡而譌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竝是滁字。古滁省作涂。與濰作淮正同。韻書竝不收此二字。

戶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僕與李君皆臆爲之說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爲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里外。觀吳門之馬。足下未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如吳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鄒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竝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云。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閶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僕之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曰。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內。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無多爲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範、鄒平人。世宗顯德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今劃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墓。非周世宗時景公墓也。

鄒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碑一目。曰。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譌。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於此者。謂延廣於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爲誰。

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剝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龔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名驌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勦爲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入鄒平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入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塗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今營邱昌樂地又都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山李于鱗所謂龍鬬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

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爲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今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爲牽合難據足下未讀道書道書云許旌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王侯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爲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能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爲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幷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

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李君倡未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徵史記。而徵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倡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爲制。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爲前人所笑乎。

來札。俗以丈人爲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壻韋晤扈駕。以說壻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羣臣。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因以丈人爲泰山。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丈人榮啓期處也。未敢以足下言爲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無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卽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卽去一閭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札。太公封營邱。地澤史作潟。鹵人民寡。因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改王畿爲侯國。周都鎬京。千里內不免改侯國爲王畿。澗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雒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衆。故封太公以彈壓耳。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爲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邱。營邱在今昌樂、維二縣界。史言其地潟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爲尙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穆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

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爲太公。而史記以太公爲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太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爲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竝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太公受封。留爲太師。死葬于周。又金縢之書有二公。則太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蒿庵閒話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玉池董雲霆）

G一四五五上

平